A-PDF MERGER DEMO

傷寒之研究目次

卷一
題名辨……一
自序辨……五
脈法及平脈法辨……六
傷寒例辨……一〇
痙濕暍辨……一一
汗吐下辨……一三
卷二
寒五名……一五
三陽三陰……一六
傷寒中風……一九
合病併病……二一
冒首……二五
正厲……三〇
脈候……三〇
熱五道十二名……三三
惡寒三道……三六
頭痛頭眩各二道……四〇
嘔吐各二道附噦……四二
咳喘各二道……四六
卷三
疼痛二道……五一
煩躁四道……五三
汗二道附發汗之辨……五四
消渴四道附承氣白虎之辨……六〇
腹滿二道……六四
腹痛二道……六六
燥屎宿食八道……六八
瘀血二道……六九
下利六道……七一
厥二道……七四
卷四
日數……七九
摯因命證……八一

方證互略……八三
方從表裏……八五
數量……九一
加減法……九三
服法……一〇九

卷五

藏府三焦……一一九
榮衛……一二三
虛實……一二四
死生……一二六
三權……一二九
仁術……一三〇
古今方……一三二

傷寒之研究卷一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題名辨

醫藥之道。蓋昉於農黃氏云。素靈二書。雖名於黃岐氏乎。非實有其問。而實爲之對者也。惟於行文之間。假以爲之體裁。猶後人設於或問。以明義於答也。不知其出于何人之手耶。醫之稱農黃氏也。亦猶道家之稱黃老。惟神其所由耳。素靈固非黃岐氏之所撰也。農黃氏邈矣。尙書之肇于唐虞也。學者必考信于此。則素靈之果成于黃岐氏耶。先于尙書。年世其幾何。雖道之不同。而文辭之不相肖。其何太遼也。說者以爲先秦之僞撰。或以爲六朝之辭氣。此皆似有所見者也。乃今審其文脈。固不能升於六朝之上。然猶可考于今者。雜存乎其間。則非可全廢也。蓋當其撰之之始也。幸有古語之傳者。且補綴。且敷演。首之尾之。羽之毛之。以成其篇而已。故今將欲讀其書。以考信于此。豈可不善擇哉。夫醫者事之爲也。爲之存於人。存於人之故。必俟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往昔之於事之爲也。不傳之書。而傳於言。是以史之所載。雖有和緩俞跗文摯扁倉之輩。徒稱其名。又何有其事之爲之可考其書于今哉。如八十一難。傳云扁鵲之所述。雖

然。史記無作難經之言。或云吳呂廣之所僞撰。然則其非正書審矣。又何可考之于今哉。當秦之時。雖坑儒焚書乎。醫幸免其厄。則其書不可不全傳也。而今素靈及八十一難之書。既已如此。則醫之於書者固希。醫之於古。果不傳之書。而傳於言也。然則其適傳之於書。亦必其禁方。而非其道之盡于此者也。何以覩其術之所爲者。故非俟其人而口授面命。則必有所不盡焉。如長桑君之於秦越人。豈不然耶。當西漢之時。儒術承焚坑之餘。而惟醫循其舊爾。然則其書之不可傳者儒也。而及全于儒。其書之可傳者醫也。而不全于醫何耶。此其始所有也。故雖已焚乎。匿於彼。藏於此。猶得其全。其始所無也。故雖免厄乎。本無可匿。又無可藏。何以得其全。豈非其傳于書者固希哉。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者。身爲長沙太守。好修方技。稽往昔之方法。集大成以建之規則。號曰傷寒論。傷寒論者。方術之傳于書之創也。方術之傳于書者。獨創于張仲景氏。而其可考于今者。惟是而已。故傷寒論者。萬世之規則也。是以竊比之於作者。稱長沙醫聖。以爲方法之祖也。又有金匱要略及玉函經。私疑其云金匱。云玉函者。本是傷寒論之美稱。而非有此二書也。既比其人於聖。則亦不得不比其書於金玉也。仲景氏之所傳。惟是傷寒論而已。傷寒之於論。莫適非變。愈適而愈變。是以遂及于雜脈證也。後人不辨此之旨。謂必當別有論

雜病之書。然奈其無有何。因幸有金匱及玉函之稱。則竊其及于雜病者於論中。纔之以附會。此其書之所以僞撰也。且王燾氏之纂外臺祕要方。引金匱要略之所載。皆以爲傷寒論。則此時猶未有要略。其果成于唐以降者。益足以證矣。因此而觀之。仲景氏之所傳。惟是傷寒論而已。雖然年逝世更。傷寒論亦既非仲景氏之舊。乃今之所傳。出于晉太醫令王氏叔和。當是之時。簡册之散軼也。憂其遂亡滅。輯集以流之于世。叔和氏之撰次斯論也。雖固無意于攙入其言。以紊其眞。而未始上之於梨棗。而公行于天下。則其後之殘缺錯亂。固已太多。而旁發其所窺之意者。展轉謄寫。而混淆正文。以致後人之迷盳亦不少。夫仲景氏之所載而傳者。往昔之方術也。乃其於脈證。有名有數。與其行文之法。固不與後之方書同。其撰也。藉使叔和氏溷之以其似者。玉石本自有分。又何患其磊砢乎。於是綱類推例。邀之於交互。而臨於左右。拆句領章。爲之段落。則知脈證之具于名數。與其行文之法。果不可同後之方書視之也。然後流耀而含英。乃珠乃玉。如眎諸掌上焉。又何眩曜瓦礫乎。夫脈證者。方之所之也。而術之於變化。未嘗不倡其轉機焉。仲景氏之所以規則於萬世也。脈證之於轉機。不可素度也。惟仲景氏能度而察之。察入神焉。處方之於變化。不可素定也。惟仲景氏能定而應之。應致妙焉。神之與妙。體之於我。而後仲景氏

之術。可得而臨于今矣。故欲修仲景氏之術者。此之不可不務焉。欲務于此者。不可不由于規則焉。仲景氏之建規則也。統邪以寒矣。歧為五名。而有內外焉。有輕重焉。陰陽以辨內外。風寒以析輕重。陰陽各三。而其相交者為合。其及者為併。繫之于三陽。盡其變態百出焉。是為三陽三陰也。陽曰浮。陰曰沉。風曰緩。寒曰緊。或數或遲。或滑或濇。以候內外。以診輕重。是為脈之分也。熱五綱而十二名。惡風寒為三道。頭痛頭眩。嘔吐喘咳。疼痛腹痛。腹滿瘀血。及汗之與厥。則各二道。而消渴之與煩躁。則各四道。燥屎宿食之一而為八。下利之二而為六。精而曰虛。邪而曰實。實為譫語。虛為鄭聲。有正焉。有屬焉。是為證之別也。或先脈而後證。或先證而後脈。脈或兼證。證或兼脈。揷以例之辭。於前於後。挈因命證。方證互略。枉而還之。隔而接之。是為行文之法也。夫邪之雖一乎。殊內外。異輕重。為三為六。自百而千。千轉萬移。莫有窮極。始于傷寒。而終于雜脈證。脈證之具于名數與其行文之法。莫不該備而盡焉。此仲景氏之所建。而萬世之規則也。自非其入神致妙。烏能至于此哉。不可不由以審焉。往昔之方術。儼然可臨于今者。若此。藉使叔和氏溷似者於其閒。又何所眩曜。失其眞者乎。若徒說脈而遺證。論證而闕方。且追且捜。不中繩墨者。此不直叔和氏之為也。出于其末流之手。亦未可量也。余於是乎擇以斥之。乃余之所類而例也。所

擇以斥也。名數之與夫行文之法。舉以辨之。推以正之。所以有辨正之著也。辨正之於著。明於名數爲先務。所以有名數之解也。此二者。皆所自玩也。何必示之於人。若其示之。必罪余爲拘縛章句爾。雖然。二千歲之下。人與骨皆已朽。所恃者章句。不恃章句。將何所折衷乎。縱令我獲拘縛之罪。固所不辭也。或者同僻之士。有一取乎。我其愉快。亦所不期矣。

傷寒也者。爲邪所傷害也。謂邪而爲寒。蓋古義也。故寒也者。邪之名也。而邪之傷害人。最多端矣。雖其多端矣。約之則不出于三陽三陰焉。三陽三陰淺深之狀也。三陰緩急之態也。約此六者。則不出于陰陽焉。陰陽內外之分也。約此二者。則不出于風寒焉。風寒輕重之別也。統此二者。則不出于一寒焉。寒也者。邪之名也。而邪之傷害人。雖多端矣。約之於三陽三陰。以統於一寒也。如此。夫惟統之也。一寒而已。題之所以命曰傷寒也。而其所以命曰論者。蓋論也者。論定之義。與論語之論略同。而非議論之論也。預舉事形。稽諸古訓。而斷之方法。以供他日之用。此之謂論定也。乃今傷寒之於方論。預設病狀。而具之處方。義亦相似矣。題之所以命曰傷寒論也。

自序辨

古之人既能修之於我。而究其極致。則著書以述其意也。未必顯於當世。而期之於身後也。後之人頗有其所窺乎。或發其指歸於卷端。題以爲序。

所以題以爲序者。蓋擬詩書之題序也。是故在秦漢以上。雖有諸子百家。而未嘗聞自序其書也。莊周之於天下。其爲之似乎。未嘗言序也。司馬遷之於史記。自爲之序。則不啻似之已。雖然。其次之於卷後。而謂之傳者。自有其旨。豈類于後之題序乎哉。至乎輓近。急於希售。是其自序之所以防耶。而今仲景氏之自序于卷首者何耶。竊尋其文意。脈理不屬。且其言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乃今廣諸終篇。未嘗有本于此者。或似于此。固無足信者矣。至他如五藏府俞。經絡陰陽。及人迎趺陽。三部九候。明堂闕庭等之言。亦皆不與本論相極也。而其不出于仲景氏之手矣。是必後之黠者。不推仲景氏之本旨。僞擬以欺人者耳。且夫素難之果成于東漢以降乎。豈可復與仲景氏之言相極乎哉。

脈法及平脈法辨

辨脈之法。及其平脈之法。蓋出于王叔和氏也。王叔和氏之於脈診。蓋獲之於天性耶。乃其所著之脈經若干篇。獨極其精微焉。而凡二十有四。分爲七表八裏九道也。配之以三焦五藏六府。三其部位。九其診候。以眎病應。以推生剋。權虛實。察死生。纖細密悉。莫所不臻矣。此自非獲于其天性。爲能至于此乎哉。獨得之道。非所以覺之于他人也。張仲景氏之於脈法。

則獨不然。曰在陽則脈浮。在陰則脈沉。大抵浮沉以統之。緩緊遲數滑濇。相差以係之。故浮沉陰陽之位也。而緩緊遲數滑濇。悉係于浮沉。於是乎或陽或陰。先定其位。而後輕重緩急之機。觀於其所屬。則可以攷矣。不特此而已。須與證相愜。不苟誣於我。此之爲善攷而善盡矣。惟仲景氏之脈法爲爾。仲景氏未嘗分七表八裏九道也。未嘗配三焦五藏六府也。未嘗及三部九候也。本論之中。其或儳及三部陰陽乎。既黥于仲景氏之本旨也。辨詳于脈候篇。夫仲景氏之脈法之槪若此。又烏可以叔和氏之脈診混之乎哉。叔和氏之獨極精微于此也。私淑于張仲景氏也。竊尋其心曲。本當無意乎混之于此。使人眩惑也。惟以其天性之獲于脈診。或至于本論。得意之處。旁發其脈法。將以試己之技耶。烏知後人之不謬寫而遂傳于今乎。夫然。故欲讀仲景氏之書。而修其術於我者。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差。不於理而必於事。事存乎辭。而辭之愜事。事之愜人。可取以臨矣。是之謂善擇也。若其於理也。不徒不得乎辭。既不愜事。又奚愜人矣。是之謂不善擇也。今夫如辨脈平脈二法。則不得不與本論相乖也。且如其大浮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似則似矣。雖然。陰陽本是表裏之統名也。沉浮陰陽之位。而緩緊遲數滑濇悉係焉。則其以大動爲陽之位。以濇微爲陰之位猶可。數滑之不可一爲陽也。弱弦之不可一爲

陰也。其謂之何矣。夫數滑弱弦。相與係之于陰陽。以差之者也。而今一之於陽。一之於陰者。此蓋一種之陰陽。而非仲景氏所取于表裏之統名者也。如本論曰陽浮而陰弱。曰陰陽俱緊。曰陽脈濇。陰脈弦。皆謂疾病之位。而不謂其所候之處。則又與彼背馳矣。同是一陰陽也。於彼如彼。在此如此。何其無定準也。而後之言脈之陰陽者。或以尺寸。或以浮沉。乃其所謂浮沉者。不以其人。而以己之指也。以指之故。加之以中。嗚呼是何其言之謬乎。浮沉本是陰陽之位。而自存乎其人。豈可求之於己之指乎。其所謂尺寸。亦惟一脈一動。而無有異也。脈之於動。本是一身之活機。而其所由起。在于臍中。所謂腎間之動是也。而謂起于臍下非矣。上自頭項。而下抵于四末。莫所往不到焉。莫所遠不逮焉。此乃人之所以生也。夫一身之活機。既起于臍中。頭項而四末。莫所不到而逮。則其於動也。雖欲不一焉得乎。況於尺寸之脈路。出于同一平。惟少陰與趺陽之來應。低昂少異爾。此其以脈路之所纏繞而來之別也。亦惟自存乎其人。豈可復求之於己之指乎。尺寸亦惟一脈一動。而無有異也。藉令據尺寸及浮中沉等之說。則如陽浮陰弱。陰陽俱緊。爲尺寸可。爲浮沉亦可。而其名于表裏。終不可見也。如陽脈陰脈。惟尺寸可言。而浮沉不可一一表裏不可見也。何則陰陽本名于脈焉者也。名于脈焉者。即名于疾病焉也。非名于指焉者也。若乃脈

之於浮沉自存乎其人則指之切之也不敢不從之也惟脈不爲指之浮沉指能浮沉於脈乎因是觀之陰陽之爲說或尺寸或浮沉紛紛乎不知所適從矣然則陰陽之義將何之取乎夫陰陽表裏之統名也寒熱陰陽之分也浮沉陰陽之位也風寒輕重之別也緩緊風寒之析也是故表爲陽裏爲陰陽曰熱陰曰寒浮則陽沉則陰風寒繫焉緩緊屬焉於是乎緩緊之爲風寒風寒之爲輕重或浮或沉熱乎寒乎惟陰陽爲統之矣故曰陰陽表裏之統名也夫既浮沉之爲陰陽之位也所謂陰陽俱緊者獨似可言也陰陽之果不在于指而在于脈也繫浮沉於緊則其陽其陰足以辨其位矣乃言陰陽而浮沉自在其中也且緊之爲脈浮沉相差以係之也故曰陰陽俱緊此獨似舉其槪而例之者也是之爲陰陽之辨矣叔和氏之于脈診雖獨極其精微之若彼乎於仲景氏之脈法其不相依也若此矣此固其所建之不同也以不同而欲同之也豈其不乖乎故欲讀仲景氏之書而修其術於我者不可不善擇焉已而善擇焉則仲景氏之脈法彰然如指諸掌也又何從叔和氏之脈診矣乎哉叔和氏之獲之于天性而能至于此也吾之固所不能也雖吾之已所不能乎人又或能之也至其能之也豈讓乎叔和氏乎若乃辨脈平脈二法則脈經之餘論而叔和氏之金科玉條也又何取乎仲景氏乎仲景氏之脈法既具于本論當

兢而審焉爾、且叔和氏果無意乎混之于此使人眩惑也。雖余之所取舍之若之也。亦豈多恨矣乎哉。

傷寒例辨

傷寒之例、蓋亦出于王叔和氏也。其所據而例、肇于陰陽大論。旁及素問八十一難、加之以其所窺。此獨契于題序所謂撰用者耶、如其所謂傷寒溫暑、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非不纖悉、如大左於仲景氏之所論何。又獨以傷寒爲觸冒冬時嚴寒之病、則如春夏之病何。於是乎至有春溫夏熱之說也、又云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也、非其時而有其氣、以病人者、名爲時行疫毒、此豈謂盡無之乎。雖然按斗曆占之之法、吾是之未能信矣。乃索之於本論、未有慊于此者、蓋張仲景氏之所論、風寒皆邪之假名、而輕重之別已。寒之所以爲重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風之所以爲輕者、以其不若寒之太甚也。故風寒皆假以名于邪者也。夫既有風寒之名、而未見其形、於是乎假陰陽以形其內外、內外既形、而未得其狀、於是乎分其陰陽、各以爲三、以狀其大體。大體既狀、而猶未委曲、於是乎三陽三陰、各委曲其脈證、千狀萬形、莫所不至焉。然後內外輕重之脈證、委曲于此、則何更問四時、而後處之、是故不但觸冒冬時嚴寒之病、雖溫暑及時行疫毒冬溫、求之於脈證、則莫不悉具于其中焉。恰彌于四時、因是而觀之、方

仲景氏之時。未有春溫夏熱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也。推之於六氣。而命之名。以別之者。蓋亦叔和氏也。人之生於天地之間。誰不受其氣。則推之以六氣者。不爲無其理也。雖然病之與人俱活。不可推之以理者固衆。縱得之於理。惟在其變態。而不二乎邪。自外自內。何離乎陰陽。或輕或重。何出乎風寒。亦各有其脈證具。則雖變態之千萬乎。必求之於脈證。隨以處之。其又何乖也。仲景氏之於術。不問四時。而取于一邪。千萬其脈證。而極其變態。能極其變態之故。又遂之于雜脈證。奚獨傷寒也。夫如此也。則春溫夏熱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固不足據矣。況於按斗曆占之之法哉。且夫仲景氏之所論而博也。內外輕重之脈證。千狀萬形。往乎來乎。靡往非例焉。靡來非例焉。既而委曲于此也。又復曷須傷寒之例。且其例中顯言援採仲景舊論。且千金外臺諸書。亦多引之。爲叔和之語。得傷寒之例之出于叔和氏也。益足以證矣。然則此固叔和氏之例。而非仲景氏之例也。何以與本論相惬矣。傷寒之例。亦豈足據哉。亦豈足據哉。

痓濕暍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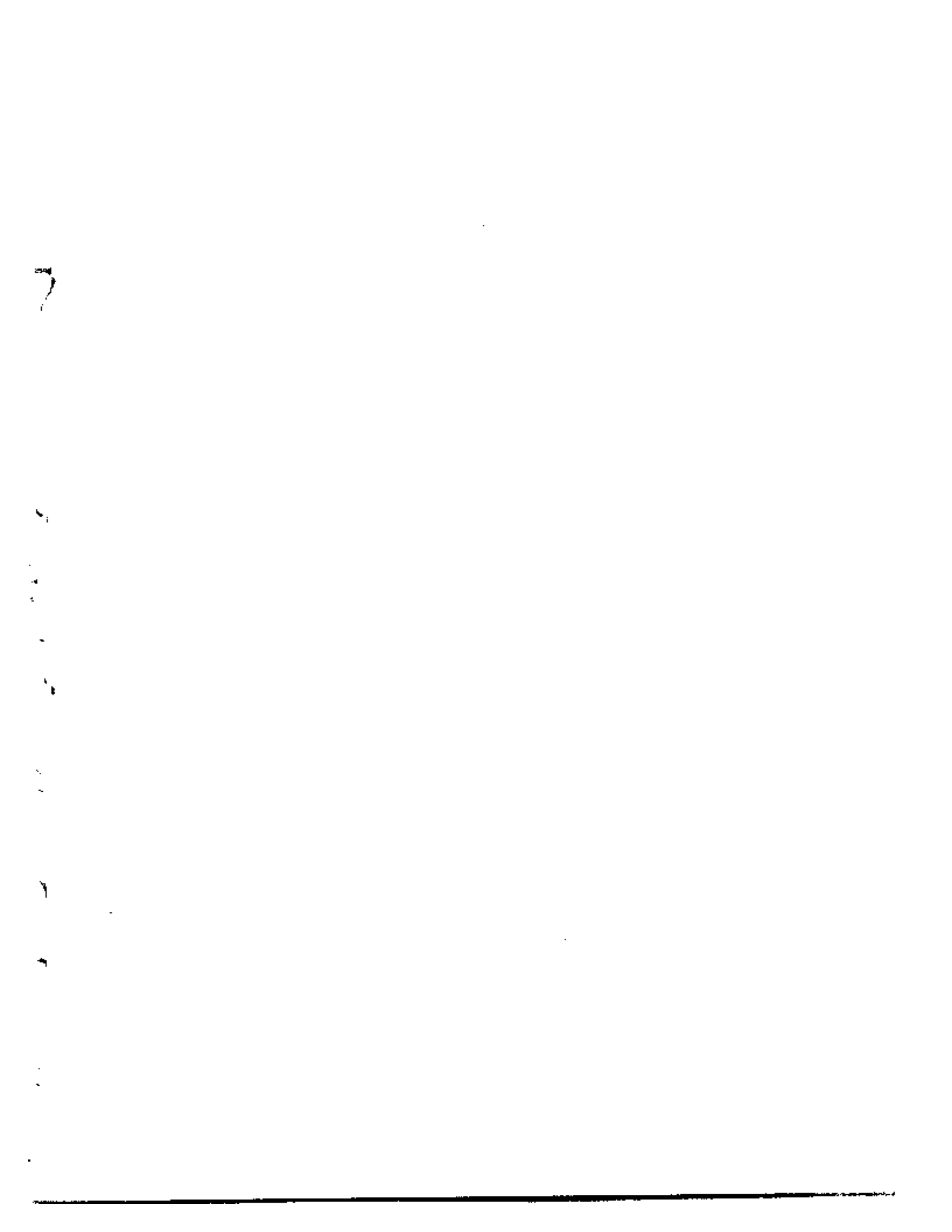
痓濕暍之於脈證也。曰傷寒所致。復曰與傷寒相似。抑此何言哉。既曰太陽痓濕暍。太陽病之外。豈復有所謂痓濕暍者耶。若必爲傷寒之所致。則其爲相似者果非耶。若必爲相似者之果是耶。奚翅痓濕暍。奈霍亂及瘧

等之相似何。此獨何以遺于此耶。傷寒所致太陽六字。果不可讀矣。彰彰乎明哉。出于後人之爲也。夫仲景氏之統脈證也、惟是陰陽而已。已而千狀萬態。莫所不盡焉。是以不外于奔豚、結胸、火逆、水逆、發黃、蚘厥等。豈惟痙濕暍之別論哉。有金匱要略者。分部設門。以論雜脈證。而痙濕暍爲始。此蓋後人謬讀傷寒之論。謂惟論觸冒冬時嚴寒之卒病。則必有論雜病之書。於是搜取其散落者一二於諸家。未足以成篇。因又剽竊論中及雜脈證者。僞撰以爲金匱要略耳。何以明金匱要略之爲僞撰也。痙濕暍皆冠以太陽病三字。此當其剽竊之時。猶循其舊。忘削去三字。而獨削去其論中之原文。太陽下篇。風濕二條。亦剽竊之。而忘削去其原文。幸足以辨其本旨矣。因此而觀之。痙濕暍本自在于太陽篇者。彰彰乎明哉。且傷寒論有中風。金匱要略亦有中風。名同而病異。此以一而兼二耶。太陽有奔豚。少陰有下利。爲詳且盡。而亦復載焉。此右取而左忘耶。取唐以降之方。附之各門之後。此前知身後數百年耶。藉令仲景氏之聖。亦豈若此其明乎。其他複出之與其容疑焉者。不可指數矣。誰謂金匱要略之非僞撰耶。其曰傷寒所致。復曰與傷寒相似。別而論之者。非仲景氏之本旨。豈不彰明哉。雖然。觀乎傷寒論有小建中湯。無大建中湯。大小半夏湯。及越婢湯等之特具于金匱要略。則仲景氏之遺方。不爲不存于此。金匱要略之不

可全廢也。要不過十之二三。宜淘汰以輔其術而已矣。乃今辨正傷寒論。措痓濕暍。而自太陽篇始者。所以復仲景氏之舊也。處方之悉具于金匱要略。則不如就彼而求之之便。故不辨于此矣。

汗吐下辨

如篇末載可發汗。不可發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汗吐下後等之辨。豈其不可乎。雖然。其可與不可。既載於本篇。而無所不盡焉。而今又復辨之於篇末者。豈非為蛇添足乎。截長綴短。補之以其家說者。豈亦出乎王叔和氏之工巧耶。大類乎辨脈平脈二法及傷寒例者也。夫既本篇之所載。可取以例。則又何加焉。惟至如其於可下之辨。載大承氣湯。及大柴胡湯之證六七條。則本篇之所闕。此可以補之。然則惟此之辨。不可廢也。而亦載之于金匱要略。此豈本篇之既闕。而存之于此耶。將金匱要略之所載。取之於此耶。又將獨存乎金匱要略者。假之於此耶。要之金匱要略之雖不可信。而比之於此辨可下者。抑猶古也。其不可全廢也。姑讓之於彼。固亦無不可矣。然則惟此之辨。不可廢也。亦廢之可矣。其他可發汗。不可發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汗吐下後等之辨。雖似無不可。固已遠於古也。又何足據乎。又何足據乎。



傷寒之研究卷二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寒五名

凡人之所病者。通謂之疾。指曰邪。名曰寒。寒卽邪之名也。而義之所歧。凡五焉。邪有輕重。而統以爲寒。析以爲風。風其最輕焉者也。寒其最重焉者也。故風自寒析。惟寒統之矣。是乃傷寒中風之辨也。寒又有內外之別矣。而其自外焉者。必能爲熱。此爲之陽也。其自內焉者。必能爲寒。此之爲陰也。寒卽裏寒之寒。以吐利言之矣。是乃內外之辨也。寒也者。邪之名也。而義之所歧。凡五焉。有指邪氣者。有指痰飲者。有指吐利者。或對熱。或對溫。如曰傷寒。曰寒去欲解。曰寒實。曰被寒。曰胸有寒。曰裏有寒。曰寒格。則皆指邪氣者也。如曰寒飲。曰久寒。曰胃上有寒。則皆指痰飲者也。如曰寒分。曰寒下。曰裏寒。曰藏有寒。曰寒多。則皆指吐利者也。如曰惡寒。曰往來寒熱。曰寒少。則皆對熱者也。如曰手足寒。曰厥寒。曰藏寒。則皆對溫者也。凡寒之歧爲五義者若此矣。而統爲傷寒。析爲中風。外焉而熱。內焉而寒。雖如不均。而其實則一也。一也者何。一寒而已。寒也者。邪之名也。能爲此數者之疾。而病人者。惟邪而已。故以寒爲邪之名者。正義爲然矣。後之說傷

寒者。深泥寒字。以爲非觸冒冬時嚴寒之氣。則不得名爲寒也。於是乎遂至有其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而其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之說。嗚呼。此何以知其卽病之與其不卽病。而其寒毒之藏於肌膚。至春至夏而變乎。倘能知焉乎。不若速施之治。而不使其寒毒之藏於肌膚也。又何俟其至春至夏而變乎。誰謂素難之不妄乎。今審仲景氏之所論。未嘗問四時。雖其邪之或自外焉。或自內焉。而統名爲傷寒焉。寒也者。邪之名也。故不問四時。統名爲傷寒者。是爲正義矣。奚翅觸冒冬時嚴寒之氣焉已矣哉。傷寒之名。蓋自古有之矣。仲景氏據而述焉已矣。風溫溫病。雖載之於太陽篇。而徒論其被下被火之逆。不及其方法也。然則其所謂風溫溫病者。何方之處乎。此惟以寒爲嚴寒之寒。不辨傷寒中風之爲輕重。與自內自外之爲寒熱。而不知一寒之統名於邪之爲古義。而強爲之說者也。不可從矣。

三陽三陰

三陽三陰者。表裏之統名也。外內之分也。凡疾病之於變。千狀萬態。不可得而窮極焉。雖然。其所統者。不出乎陰陽也。雖乃不出乎陰陽。而又不能無淺深緩急。於是各岐而爲二三矣。而又喚三陽以表裏。是惟喚之在三陽。而非謂陰陽以統之表裏也。夫三陽之爲表也固矣。而其所主在熱。而其

脈則浮。然其熱亦不一。而其所名而喚者凡十二。而其所統者五。雖乃統之於五。而非若配之五藏之類也。要亦不出其表裏之二焉。惡寒發熱。爲太陽爲表。是其在三陽。最淺而最緩也。往來寒熱。爲少陽爲表裏。是其在三陽。其表稍深於太陽。而其裏稍淺於陽明。所以爲之半也。此二者。必兼惡風寒也。論曰。有熱惡寒者。發於陽是也。身熱惡熱潮熱。爲陽明爲裏。是其在三陽。最深而最急也。此獨無有惡風寒也。若尚有焉。則是爲其表未解也。例曰微惡寒者。表未解是也。故太陽爲表之表。而陽明爲表之裏也。若乃以其淺深緩急之次。則當自太陽及少陽。自少陽及陽明。而迺反篇少陽於後者。蓋欲先示其爲表裏也。三陰之爲裏也固矣。而其所主在寒。而其脈則沉。寒卽裏寒之寒。而以吐利厥冷言之也。然其寒亦不一。而其以淺深緩急。歧而爲三者。亦猶三陽也。而不可復以表裏言之也。則直舉其形狀而示之也。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手足溫而不渴。是爲太陰。此其於三陰。甚淺而甚緩也。此無有發熱也。若脈浮發熱。則取之於表也。例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是也。脈微細。但欲寐。欲吐不吐。心煩。自利而渴。手足寒。或咽中痛。是爲少陰。比之太陰。則稍深而稍急也。此亦無有發熱也。若反發熱。則亦取之於表也。論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又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

微發汗以一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是也。脈太微或全無。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不欲食。吐利甚。四支厥逆。是爲厥陰。比之少陰。則太深而太急也。此雖有發熱微熱外熱。而皆屬身熱。頗殊太陽之發熱也。且其脈之與厥冷。亦不相似也遠矣。三陰亦有惡風寒。而無發熱。爲其分。論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是也。此專乎少陰而言之也。如厥陰。則篤危之極也。而有寒有熱焉。少陰亦不爲不篤危。而不若厥陰之甚。少陰亦不爲無寒熱。而不若厥陰之甚。不惟寒之極能爲厥。而熱之極亦能爲厥。是以特擅之厥陰也。雖均爲厥乎。寒熱之分。不可不辨矣。夫三陽之主熱也。惟以惡風寒。辨其表裏。三陰之主寒也。惟以發熱辨其表裏。此爲法矣。且有始于熱而之于寒者。有客于寒而主于熱者。乃三陽中論三陰之方證。三陰中載三陽之方證。交往交來。而能變能化。是乃張仲景氏之術之機活也。亦不可不審矣。由是而觀之。雖於三陰不言表裏。而在其淺深緩急之次。太陰則裏之初也。少陰則裏之本也。厥陰則裏之末也。本末猶表裏也。若以三陽三陰。合而言之。三陽則始。而三陰則終也。而三陽爲表裏。三陰爲本末。惟少陽太陰爲之間。而少陽間于三陽。太陰間于陰陽。此其所以篇少陽於後。殿之于太陰也。凡是皆統之於陰陽。各歧而爲三。次其淺深緩急。以示之轉機。使人易辨別者也。夫三陽三陰者。表裏之統名也。外內之分也。而

表裏之外。非更有陰陽也。如曰發於陽。曰發於陰。曰陰陽俱虛。曰陰陽自和。皆以三陽三陰言之。豈在表裏之外乎。夫疾病之於變。雖千狀萬態。不可得而窮極乎。靡不惟陰陽之統焉。體之於大。而爲陰陽。體之於小。而爲表裏。大以創之。小以成之矣。故陰陽者。表裏之統名也。表裏豈非外內之分乎。後世陰陽之說。紛紛紜紜。加之以五行。欲以中仲景氏之論。豈其不益迂也矣哉。

六經之名。出于素問。本是經絡之義。各有其部位存焉。蓋自古有之矣。仲景氏乃假此以分表裏之部位。配其脈證。而爲之統名也。惟是假之於經絡。是以視以爲經絡。則莫之非經絡也。雖然。尋仲景氏之所論。專在外內之分。而非取之於經絡。則其於本旨。宜喚爲三陽三陰爾。又奚以六經稱之之爲。或曰或稱六經。或喚三陽三陰。本是一也。則稱六經。宜如無害然。奚更喚三陽三陰之爲。曰不然。六經本以經絡名焉。而仲景氏假之表裏之統名。則雖其所指之不異。而其所推之不同也。故取之經絡焉。則遠推之於理也。取之表裏焉。則邇推之於事也。推於事之與推於理也。固非無徑庭矣。與其趨理於遠。寧從事於邇。是故不稱六經。而喚爲三陽三陰者。此蓋仲景氏之本旨也。

傷寒中風

三陽三陰。本是爲辨傷寒之狀而所設也。凡疾病之將速至篤危者。孰若傷寒之最太甚也。是故先于百病者。惟傷寒而已。張仲景氏之建規則也。以傷寒爲主焉。惟是以傷寒爲主。而又既不能無輕重也。於是乎謂其重者爲寒。謂其輕者爲風。寒曰傷。風曰中。亦惟輕重之別已。乃其於脈證也。亦既不能無寒熱也。於是乎謂熱爲陽。謂寒爲陰。陽曰浮。陰曰沉。亦惟寒熱之分已。乃其熱之與寒。亦既不得不之而復之也。於是乎各歧而爲三。雖乃歧而爲三。而又既不得不相交或及也。於是乎立合之與併。以盡其變矣。而其又復愈之而愈變也。變之又變。不得不遂之于雜脈證矣。夫既歧陰陽各三。而名三陽以表裏。以確其淺深也。如三陰。則緩急直至。故辭及表裏者矣。張仲景氏之建規則也。以傷寒爲主焉。而又辨其輕重。而出中風也。則傷寒中風。惟是輕重之別已。然後凡之所統也。惟在寒熱之分。而不出于陰陽二者焉。夫惟統之於陰陽。而建之規則也若此。可謂簡且約矣。能察其機。而制其變者。其惟張仲景氏之術耶。苟欲爲仲景氏之所爲也。循其規則。將焉是依。不可不愼而守也。愼之不外。守之不內。是之謂能循規則矣。若夫傷寒中風之於別也。惟舉其脈證於太陽之篇首。而不舉之於陽明以下何耶。傷寒中風。惟是輕重之別已。而三陽三陰。各有其脈證具焉。則其於脈證。未嘗無輕重焉。然則各就其脈證。而較其輕重。則

傷寒中風之別。可以辨知焉爾矣。於三陽三陰。太陽爲之首。故舉其脈證于此。而示其輕重之別。以例于陽明以下。至于厥陰也。

合病併病

三陽三陰。以統其外內也。又繫二陽以合併二者。而辨其相交或及也。於是乎脈證無有所遺焉。蓋合也者。謂在其始也。而既已太陽陽明及少陽之脈證之相交見者也。併也者。謂未離於太陽之脈證。荐及于陽明少陽者也。之二者之於輕重緩急也。合病爲最重最急矣。併病之於合病。雖若稍輕稍緩乎。不若太陽之最輕最緩也。故併病亦不爲不重且急矣。以其荐及于陽明少陽也。合病之所以最重最急者。以其始而既已交于陽明少陰也。此皆三陽之變脈證也。乃其治之也。亦各有法焉。故其於合病也。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又曰。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此皆雖其邪之既在于陽明。誘諸其表於發汗者也。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此雖其邪之實于胃。先誘諸其表於發汗。然後下之者也。又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主之。此以其邪之客于中位。不宜發汗。亦不宜下。故惟於中間而制之者也。又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此以其邪之熾于二陽。不宜發汗。亦不宜下。故

挫其勢於裏者也。是皆治合病之法也。其於併病也。例曰。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此雖其既及于陽明。而其表之未除也。必先其表而後其裏。故復例之曰。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論曰。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此埃其表之已除。而後攻其裏者也。此其一則太陽證未罷。一則太陽證已罷。純于陽明。此皆先表而後裏者也。例曰。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愼不可發汗。發汗則讝語。又曰。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愼勿下之。又曰。少陽不可發汗吐下。發汗則讝語。吐下則悸而驚。論曰。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此以其客于中位。發汗吐下。皆非其所宜。故惟于中間而制之者也。是皆治併病之法也。二者之於治法。其有先後若此。故合併之設名以別之者。以此其治法有先後也。夫既三陽有合併之名。而三陰獨無有者何耶。曰合併之爲名。其相交或及者也。而三陽有之。則三陰亦不得無言焉。惟不設其名耳。設其名者。以治法之有先後也。不設其名者。以治法之一於救裏。而無有先後也。故仲

景氏之設名也。莫不關於治法焉。故三陽三陰之於名。此其治法之綱。而合病併病之於名。此其治法之目也。三陽之相交或及也。比之三陰。雖急而猶緩。此其治法所以有先後也。三陰之相交或及也。其證雖緩。却是已急。此其治法所以一於救裏也。故非惟三陽有合病併病。三陰亦有之。惟不設其名耳。三陽之設合併之名也。必關於治法焉。假如二陽併病。其始也是太陽證。而既及于陽明。則陽明似可攻。然太陽未離。則先發其汗。而後攻其陽明。此之爲法也。於是既離於太陽也。謂之陽明病。既純于陽明也。無有併之名。故併病者。未離於太陽之名也。如太陽少陽併病。及少陽陽明併病。則於少陽制之。此之爲法也。併之於名。豈非關治法之有先後乎。如三陽合病。則或於少陽制之。假攻陽明。不以承氣。而以白虎。此之爲法也。故例曰。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譫語。此言桂麻之不可行也。又曰。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此言承氣之不中攻之也。合之於名。亦豈非關治法之有先後乎。他倘有不曰合病併病。而所謂合病併病者。亦當因此而推之而已。三陰之不設合併之名也。直舉其脈證。以具之治法。惟於太陰及少陰。其治法有一二似有先後之序者。論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又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

汗也。此或以脈浮。或以發熱。皆取之于表也。於厥陰。則變先後之序。先其裏而後其表。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先溫其裏。乃攻其表。又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例曰。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此以身體疼痛爲表也。又霍亂之於治法亦然。是皆陰陽之相交或及者。而治法之有先後者也。他尙有其相交或及。或自熱而之寒。或表寒而裏熱者。凡是等之類。若命之名。則亦當曰陰陽之合病併病。而今不設其名者。以治法之一於救裏也。其有先後者。僅不過二三。何則。陰陽之脈證。與治法之殊異。固不可同其名也。而其有合併之實。亦不可異其治法。是以三陰不言合病併病。而亦有治法有先後者也。夫三陽表也。而其中有表裏。以先後其治。三陰裏也。其治法一於救裏。故不言表裏。是故三陰不言合病併病。亦猶其不言表裏也。時或言裏證者。不得已者也。要在于隨脈證。則又何煩命之名。拘此而施其治之爲。惟是體之於大。此之爲陰陽。體之於小。此之爲表裏。雖其脈證之裂及于百千乎。莫不統而盡焉。故如合病併病。亦皆依于茲矣。如日轉屬。日轉入。日轉繫。則惟於併病乎言之也。假令其始于太陽。荐及于陽明少陽也。二證之相併。是其併病也。既離於太陽。而純于陽明少陽。是之爲轉也。既轉而未純。是之爲屬也。故轉入者。其既純焉者也。轉屬轉繫

者。其未純焉者也。可見併病之輕于合病。合病之重于併病也。乃其於治法。先太陽而後陽明。非太陽則少陽。惟其一證而一方。仲景氏之所爲。大抵爲然。豈有並二三而治之之術也哉。其析陽明而爲三。建太陽陽明。少陽陽明。正陽陽明之目者。蓋出乎後人之杜撰也。其如正陽陽明。則姑舍旃。惟其爲太陽陽明。爲少陽陽明者。此何所異乎併病也。夫既載合併二者於三陽。而辨其相交或及也。莫不盡而竭焉。而又復載之於陽明篇首。更曰太陽陽明。曰少陽陽明。以混之之名。最爲無謂也。要之皆是三陽之變脈證。則繫之以合併二者。以歸之於其一證而一方之治法。庶乎不遺而恨焉。豈可獨私之於陽明。析以爲三。更建之目焉矣哉。

冒首

邪之於人也。不一而止焉。或自外。或自內。或輕或重。淺深之狀。緩急之態。奚止什佰而已哉。於是乎重爲寒。輕爲風。其自外者爲陽。其自內者爲陰。陽主乎熱。陰主乎寒。寒熱之匹乎三。以析淺深之狀。寒之匹乎三。以序緩急之態。然後有傷寒。有中風。而三陽三陰之部位定矣。部位既定。而熱莫不趨。寒莫不極。熱有合併。寒有兩厥。變耶變耶。雖之于千萬。無有所遺也。三陽三陰之於部位。各有其脈證具焉。乃舉其脈證於各篇之發端。以例之于各篇之每條。曰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曰陽明之爲病。胃

家實也。曰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曰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曰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曰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是也。各篇之每條。引之以爲冒首。曰太陽病。曰陽明病。曰少陽病。曰太陰病。曰少陰病。曰厥陰病是也。三陽三陰之爲病。雖異其脈證。而其邪卽傷寒中風也。夫傷寒中風。輕重之別也。三陽三陰。內外之分也。傷寒中風爲之經。三陽三陰爲之緯。是故特舉其脈證於太陽之發端。以示其爲輕重之別。以例于陽明以下。至于厥陰。曰脈緩者名爲中風。曰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是也。陽明以下。至于厥陰。亦例之以爲冒首。各篇之中。曰傷寒。曰中風。皆是也。故傷寒中風者。邪之名也。以明其通者也。三陽三陰者。其部位也。以明其別者也。而今繫中風傷寒之名於各篇之部位。則又如具一脈證然。然此未必然也。惟爲其欲各就其部位。而見其輕重故也。凡冒首曰太陽病。曰陽明病。曰少陽病。曰太陰病。曰少陰病。曰厥陰病。曰傷寒。曰中風之類。皆統其脈證而言之也。固矣。各有其旨存焉。豈徒任意而發之者哉。姑以太陽言之。惟標其本位者。是之爲太陽病也。此或爲中風。或爲傷寒。其病之所在。不出于太陽本位者也。如桂枝湯。麻黄湯。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桂枝麻黄各半湯。桂枝二越婢一湯。大青龍湯等是也。又有通于傷寒中風二者。曰太陽病者。

如大小柴胡湯等是也。又有其病仍不解。復加他證者。通之猶曰太陽病者。如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葛根黃連黃芩湯。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桃核承氣湯。抵當湯。大陷胸湯。十棗湯。眞武湯。桂枝人參湯等是也。又有前證已愈之後。更見他證者。亦通之猶曰太陽病者。如桂枝湯。其氣上衝者 桂枝去芍藥湯。及去芍藥加附子湯。五苓散等是也。此皆通于發汗後吐後下後而言之也。又有直曰發汗後。曰吐後。曰下之後。曰發汗吐下後。曰大汗出後。而不及冒首者。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梔子豉湯。調胃承氣湯。白虎加人參湯。乾薑附子湯等是也。此其前證已愈之後。更見他證者。通而言之也。故皆曰後。又有直曰發汗若下之。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曰發汗病不解。曰發汗過多。曰大汗出。而不及冒首者。如梔子豉湯。茯苓四逆湯。芍藥甘草附子湯。桂枝甘草湯。桂枝二麻黃一湯等是也。此皆其病之仍不解。或復加他證者。亦通而言之也。故皆不曰後。又不惟標其本位之重者。或之于陽明。或之于少陽。或于少陰。或于厥陰者。皆通之爲傷寒也。如麻黃湯。大小青龍湯。小建中湯。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大小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柴胡桂枝湯。柴胡加芒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焉。 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代赭石湯證焉。 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證焉 赤石脂禹餘糧湯。五苓散。黃連湯。梔子豉湯。梔子甘草豉湯。梔子生薑豉湯。梔子厚朴湯。梔子乾薑湯證焉。 大陷胸

湯。（小陷胸湯屬焉）調胃承氣湯。大小承氣湯。白虎湯。（白虎加人參湯屬焉）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屬焉）芍藥甘草湯。甘草乾薑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茯苓四逆湯屬焉。）等是也。又標其輕者。各繫之於其本位。以爲中風也。曰太陽中風。曰陽明中風。曰少陽中風。曰太陰中風。曰少陰中風。曰厥陰中風是也。此二者。惟標其輕重而已。夫三陽三陰之於部位。本是爲傷寒中風之設也。傷寒中風者。邪之名也。而未有其形之可見。於是外內與淺深與緩急。各歧而爲三。以形之也。有形而後輕重自見矣。此其所以繫三陽三陰以傷寒中風也。要之傷寒之於變也博。是以其之于他者太多。以其重也。中風亦非無變也。而不如是之甚。是以各繫之于其本位而已。以其輕也。其實則凡曰太陽病。曰陽明病。曰少陽病。曰太陰病。曰少陰病。曰厥陰病者。皆或以傷寒言。或以中風言也。又何深拘泥之爲。雖然。不識此分別。則不能審其位之在何之部。而果輕耶果重耶。然則此其分別。亦復何容忽諸哉。又有傷寒中風連言者。如小柴胡湯。甘草瀉心湯是也。此以其始之雖於傷寒乎。雖於中風乎。遂及于此者言之也。又有謂合病併病。曰太陽病下之。或曰發汗若下之。或曰發汗吐下之後。而不及冒首者。如調胃承氣湯。大小承氣湯。大小柴胡湯等是也。凡不及冒首者。或有聯牽上冒首來。當就而審焉已矣。又有單曰病。或曰病人者。此以其例于他者。與其有說于此者。與其在初也。脈證相措而位未

可定者言之也。如例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
也。則其例于它者也。如論曰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先
其時發汗則愈。則其有說于此者也。如論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
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則其在初也。脈證相錯而位未可定者也。凡是皆在
太陽者之概也。陽明以下。至于厥陰。亦皆可准知焉已矣。惟少陰不曰傷
寒。似乎可疑。然既有中風。則不得言無焉。乃今推其曰少陰病者。咸是傷
寒。而標其本位者也。是故曰始得之。曰一二日。曰二三日。以明其創于茲
也。又奚疑之爲。厥之歧爲兩也。惟寒之與熱。寒能爲厥。熱亦能爲厥。所以
歧爲兩也。大抵三陽主乎熱。三陰主乎寒。無論寒之爲厥。至如熱之爲厥。
則其所主。當在于陽明而已。而今措其所主。而一之於厥陰者何耶。夫雖
熱之趨于陽明。而厥固非陽明之位也。何以篇之于陽明乎。三陽三陰。本
是取證於外。以定其部位者也。厥者外證也。雖內有兩歧乎。不得不取之
於外也。雖則取之於外乎。他有可以候之證而具。則又奚可混乎。此其所
以一于厥陰也。若果篇之于陽明。則不啻不中其位。得無以寒爲熱之泥
乎。乃今一之於厥陰。猶不得無以熱爲寒之惑也。我將臨之以他可以候
之證而已。雖厥之一于外。而寒熱果殊于內矣。豈可且泥且惑以混之哉。
厥之於寒熱也。寒爲其本位。雖熱之非其本位乎。臨之於外。而一之於此。

不以厥陰爲冒首。而咸以傷寒爲冒首者。以其重之極故也。故特於厥陰篇。咸曰傷寒。而曰厥陰病者少。亦惟爲之故也。可見傷寒之重。自有輕重。中風之輕。亦自有輕重。及其之變也。其輕者漸重。其重者逐危。熱之所趨。寒之所極。經緯于三陽三陰。而千萬不遺也。

正屬

三陽三陰之於脈證。有正焉。有屬焉。而治法必從之。何謂正乎。專而無所兼。是之爲正。如太陽之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陽明之胃家實。少陽之口苦咽乾目眩。此則三陽之正脈證也。何謂屬乎。或兼或不專。是爲之屬。如曰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曰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曰蒸蒸發熱者屬胃。曰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此則三陽之屬脈證也。而三陰之於正之於屬。亦猶三陽。可以准知矣。而三陽三陰之於脈證。有正焉。有屬焉。而治法必從之。惟於太陽與厥陰。無屬脈證何也。太陽則病之始也。重爲傷寒。輕爲中風。交名合及名併。此有及于彼。而彼無及于此。太陽之所以無屬脈證也。厥陰則病之終也。彼若及于此。則既已危。此何復及于彼。厥陰之所以無屬脈證也。

脈候

脈之爲候也。其所統。亦惟不出于陰陽焉。陽曰浮。陰曰沉。如緩緊遲數滑

濇。莫不係於浮沉。譬如經之與緯。浮沉爲經。而以此先定陰陽之病位也。緩緊遲數滑濇爲緯。而以此纖察其輕重緩急也。是故三陽而浮。三陰而沉。緩爲中風。緊爲傷寒。此脈候之概也。而其所候之處。以寸口爲本脈。趺陽少陰副之。此三者。古之遺法也。而脈法大備焉。若其陰陽人迎關尺之義。此皆醫法末路之失也。何以言之。凡脈候有以陰陽言者。有以三部言者。而其所謂陰陽亦不一也。說者以爲浮沉。或以爲尺寸。浮沉卽舉按之義。尺寸卽上下之別也。夫陰陽也者。表裏之統名。而假以辨之證者也。而今復假之於診法。何其妄也。若此陰陽。但爲浮沉之義則猶可。必取之舉按則不可。何則。浮沉惟其動之昂低者。而自在于彼。自在于彼。則候之而自知。何必由我之且舉且按乎。古聞切脈。未聞舉按。而况於以陰陽爲舉按之義乎。故但爲浮沉之義則猶可。必取之舉按則不可。夫陰陽也者。表裏之統名。而假以辨之證者也。而今又復假之於尺寸。何其紛也。取譬之不過。則無弗罔。而其趨于多歧也。亦無弗迷。本是一陰陽也。一譬之表裏。而再譬之浮沉。而三譬之尺寸。則其弗罔且迷者幾希。脈診之所以不彰於今也。今夫審張仲景氏之所論。惟曰脈浮。浮緊。浮緩。浮數。而不指其所候之在何處也。惟曰脈沉。沉緊。沉細。沉微。而不指其所候之在何處也。凡若此類。皆不逮陰陽寸關尺者也。而其以陰陽者。僅三四。其以寸關尺者。

亦不過五六。然則其惟曰脈浮脈沉者之最多。而其逮陰陽寸關尺者之最少也。若必以陰陽寸關尺爲不可不候者。則其惟曰脈浮脈沉而不指其所候之在何處也。何其粗且略耶。三部亦其說之不一也。或取三指一寸九分之間。或取寸口至尺澤。分陽分陰。藏與府之配。而察虛實死生也。亦爲可疑矣。素靈無寸關尺之說。但有寸口人迎。而仲景氏不言人迎。時言趺陽少陰也。由是而觀之。則古之於脈法。未嘗逮陰陽寸關尺也。陰陽寸關尺。或肇于晉王叔和氏耶。而叔和氏之於脈法立七表八裏九道。合爲二十有四。而今攷之仲景氏之書。陰陽寸關尺及二十有四之目。皆現而存者何耶。叔和氏之巧脈診。私取其脈法。以配之于本論。自試其技者。遂謬而混焉者耶。不爾。何惟曰脈浮脈沉者之最多。而逮陰陽寸關尺者之最少耶。若必以陰陽寸關尺爲不可不候者。則何惟曰脈浮脈沉。而不指其所候之在何處也。此豈非粗且略耶。古之於脈法。其詳不可得而知矣。雖然。觀乎其惟曰脈浮脈沉者之最多。且不指其所候之在何處。則其所候之處。必當在寸口也。而未必若後世三指取三部。惟其候之也。潛心於茲。無敢失之輕易矣。素靈無寸關尺之說。但有寸口人迎。而仲景氏不言人迎。時言趺陽少陰也。則其所候之處。特爲在寸口者。此爲不誣也。綜之以趺陽少陰。則脈法大備焉。庶幾不大黙於古耶。若夫三部之說。或取

三指一寸九分之間。或取寸口至尺澤。分陽分陰。藏與府之配。而察虛實死生者。非不纖悉也。而今試按其所謂三部者。三指之所應。未嘗不一動也。則其雖寸口至尺澤。亦無不皆然焉。然則其特爲在寸口者。不必以三指。雖二指或一指。亦何不可之有。不特於寸口。趺陽少陰。亦惟隨切隨察。何必三指取三部之爲。至如叔和氏之輩。立七表八裏九道。合爲二十有四。則不爲不相似。亦終不可施於事。則何從如此之煩爲。夫脈證者。疾病之轉機。而相依不離者也。故脈必須證。證必須脈。然後疾病莫攸隱匿焉。古者稱醫爲脈家。如扁鵲倉公輩。亦皆以脈其選也。仲景氏之於方論。亦復舉脈證。以爲處方之準據。則又何廢脈之爲。

熱五道十二名

三陽之所主。在于熱焉。熱之所名而喚者。凡十有二。而其大綱凡五焉。大綱凡五。而其所統不出于表裏矣。一曰惡寒發熱。二曰往來寒熱。三曰身熱。四曰惡熱。五曰潮熱。此五者。熱之大綱也。不可不辨矣。有表熱。有外熱。有微熱。是皆屬身熱也。有裏熱。有煩熱。有瘀熱。有蒸蒸發熱。是皆屬惡熱也。此七者。熱之小目也。亦不可不辨矣。雖然。或屬身熱。或屬惡熱。則大綱不過于五焉。然後惡寒發熱。往來寒熱。此二者爲表。以其有惡寒也。身熱。惡熱。潮熱。此三者爲裏。以其無惡寒也。然則雖其凡之綱于五焉。而其所

統不出于表裏矣。蓋惡寒發熱者。惡寒且發熱也。而其熱全在于大表。翕翕者也。是爲太陽。往來寒熱者。熱之與寒。互往而互來也。而其熱在于胸脇之間。使人心煩喜嘔者也。是爲少陽。身熱者。胸腹之常熱也。而其熱在于肌膚。使人身重微煩者也。惡熱者。惡如惡寒惡心之惡。而其熱全在于分肉。鬱鬱如蒸。炎炎如焚。能使人常煩者也。潮熱者。其發之必有時也。猶如潮汐之以時來去也。而其熱專結于裏。時又熏于肉。亦能使人煩躁者也。此三者爲陽明。陽明者。三陽之極也。故其熱之及也。或膚。或肉。或裏。惟其遍爲然矣。三陰之主寒也。尙有表熱外熱發熱微熱等。雖然。其脈之與證。固與三陽不同也。而三陰之於脈證。沉微細。而手足寒。甚則無脈。而四支厥逆。故雖有表熱外熱發熱微熱等。非如三陽之脈浮。一身手足盡溫也。是之爲其別。亦不可不辨矣。又有曰熱入血室者。此亦爲一種之目也。而或屬往來寒熱。或屬潮熱。又有曰無大熱者。此非若上所舉之五之數也。大即大表之大。非大小之大。故無大熱者。謂無表證也。卽指太陽之發熱惡寒而言之矣。又如曰熱結。曰結熱。曰熱實。曰協熱。曰合熱。曰熱越。曰熱利之類。亦皆非如上所舉之五之數也。辨詳于各條之下。

先于此。或請問熱之辨。余答以五綱十二名。或曰五綱十二名。旣聞其教矣。然於其情狀。猶有未盡者。願書以再教我。我幸以此辨之。吾子其勿辭

哉。余不得止。書以與之。乃今捜得其稿於巾衍。此雖與前之所辨或重複乎。直附于此。以便于初學云。

惡寒發熱　惡寒之中且發熱。發熱之中且惡寒也。

一日二三度發　發熱之中且惡寒。熱多而寒少。其發作也。日至二三度。而與往來寒熱頗異。故論曰。如瘧狀。此以其二三度發作言之也。又曰其人不嘔。此以其異于往來寒熱言之也。

日再發　同上而稍輕矣。故不至二三而再。再也者。不過一二之辭。二三也者。險再次之辭也。二三之所以爲重也。

時發熱　此惟時時發熱已。與潮熱之期時而發大異矣。蓋發熱者。在大表而翕翕者也。潮熱者。在分肉而蒸蒸者也。大表淺矣。故未至煩躁也。分肉深矣。故使人煩躁也。此豈非大異乎。

往來寒熱　寒止卽熱。熱止卽寒。互而發者也。而其自熱而之寒也。非無間也。性是爲間。而復繼發之如初。所以名曰往來也。

發作有時　此其寒與熱之休作。必以時者也。或以午後發。至未申之間而休。或以未申之間發。至酉戌之間而休。或暮時而發。夜半而休。或夜半而發。至天明而休。凡若此類。皆以名焉。此與潮熱相似而頗異。潮熱之必以時也。既結於裏。而蒸蒸於分肉。故無有寒。而發爲惡熱煩躁也。若乃發

作有時也。猶專於胸脇。而翕翕于肌表。故寒熱互發。未至煩躁也。此之爲其分矣。

潮熱　熱之發也。必有時矣。猶潮汐之來去以時也。所以名曰潮也。且其於常也。必身熱。當其發也。必惡熱。所以使人煩躁也。不但於日晡所。或於午未申之間。亦可以名之矣。若必於日晡所而名矣。則惟曰潮熱足矣。復何煩日晡所字乎。其實則有於日晡所者。有於午未申之間者。又有日晡所發熱者。惟是潮熱之蒸蒸於分肉。此爲正陽明也。惟是發熱之翕翕於肌表。此爲屬陽明也。雖均之於日晡所乎。或肌表或分肉。淺深之分。不可無辨矣。所以更冠日晡所字。以辨潮熱發熱之分也。

惡寒三道

惡寒之於別。凡三道焉。有發於陽者。有發於陰者。有因精氣虛者。此三道者。爲惡寒之別也。而其發於陽者。必脈浮。而有熱。是卽桂枝麻黃之所之也。例曰。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其發於陰者。必脈沉而無熱。是卽附子之所之也。例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其因精氣虛者。必在於表裏已解之後也。例曰。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又曰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此既非病之所使也。固無有藥之可以治矣。故例曰。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然則何以乎。惟飲食之養而已。古語曰。養精以穀肉果菜。此卽其法也。

夫藥也者。制變焉者也。故病已愈之後。猶且因循服藥而不罷者。固非法也。況乎無故而常服藥乎。惡風惡寒。亦惟輕重之別已。雖然。考仲景氏之所論。傷寒言惡風。中風言惡寒。互而不拘也。然試辨其輕重。纔風於身。則忽洒淅毛穴聳起。不風則否。是爲惡風也。不在其風於身之與否。寒既自內而發。不但毛聳。雖襲衣被之數枚乎。嗇嗇如身將縮狀。是爲惡寒也。此其輕重之辨也。雖然。竊乎仲景氏既互言而不拘。則欲以此而強辨傷寒中風者。太拘且泥矣。

惡寒之於陰陽。其治法分爲二十有四焉。其發於陽者。凡十有七。論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嗇嗇惡寒。淅淅惡風。鼻鳴乾嘔者。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皆桂枝湯主之。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曰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曰二三度發。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曰若形如瘧。日再發。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曰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曰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曰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

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皆小柴胡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曰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曰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出汗。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曰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皆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其發於陽者。而其治法。或專于表。或制之于中位者也。其途之于陰位者凡二。論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微惡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此其途之于陰位者。而其治法。猶主陽而及陰者也。其陰陽相錯者一。論曰。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此其陰陽相錯者。而其治法。陰陽併治者也。其發於陰者凡五。論曰。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曰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附子湯主之。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皆四逆湯主之。曰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

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此其發於陰者。而其治法。皆專于陰者也。惡寒之於陰陽。其治法之分若此。不可不審矣。

夫三陽之自外也。其所主在于熱。而其所候專在于惡寒。故以惡寒爲外候之標準也。是故於太陽之篇首。姑措發熱。而獨舉惡寒以示其爲標準也。惡寒既爲外候之標準也。莫論其爲太陽。於少陽則爲往來。於陽明則獨無有矣。少陽之爲往來也。以其在胸脇也。陽明之獨無有也。以其入於胃也。若其有之也。猶取之於表。必先發其汗。惟俟惡寒止。爲專于陽明之候。而後攻其裏。此爲法也。故例曰。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又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曰。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又大陷胸湯曰。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大黃黃連瀉心湯曰。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十棗湯曰。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此惡寒果爲外候之標準也。所以於太陽之篇首。姑措發熱。而獨舉惡寒也。是故凡曰表證。曰外證。曰表不解。曰外已解者。皆指太陽之發熱惡寒言之也。於脈則必浮。故例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又曰。脈浮數者。可發汗。又曰。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又曰。脈浮。宜以汗解。脈之於例。亦惟爲然矣。三陰之自內也。其所主在于寒。而其

所候之法。在于析其有熱否。以發熱爲外候之標準也。是故論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又曰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發熱之果爲外候之標準也。莫論其爲少陰。姑以發熱。取之於表。曰無裏證。以明其以發熱爲外候之標準也。於是微發其汗。此爲法也。又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亦取之於表者也。由是觀之。發熱果爲外候之標準也。惟厥陰則寒之極也。熱之極也。故雖或發熱惡寒乎。頗異於太陽也。何以見其異乎。太陽則脈浮。手足自溫。厥陰而脈微欲絕。四支厥逆。所以爲異也。惡寒之於別。或發於陽。或發於陰。或因精氣虛。而治法各以其類。分惡寒之別。豈可不審矣哉。

頭痛頭眩各二道

頭痛頭眩。亦皆有陰陽之別。而頭痛則專于太陽。而厥陰與焉。頭眩則專于少陽。而少陰與焉。何謂頭痛則專于太陽。而厥陰與焉。例曰。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豈非專于太陽乎。論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曰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此豈非厥陰與焉乎。頭痛之於陰陽也若此矣。陰陽也者。惟是寒熱之別也。何謂頭眩則專

于少陽。而少陰與焉。例曰。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論曰。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此豈非專于少陽乎。論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例曰。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此豈非少陰與焉乎。頭眩之於陰陽也。若此矣。陰陽也者。亦惟寒熱之別也。又霍亂之於頭痛也。論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此發於陽也。又曰。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此發於陰也。霍亂之有陰陽。亦不出乎寒熱之外也。頭痛之專于太陽也。又有延及於陽明少陽者。論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此其於不大便。雖既爲陽明。而其於頭痛。猶未離太陽。於是又因其小便之清濁。而益審其病位者也。故不標其病位。而曰傷寒。此豈非頭痛之延及于陽明乎。論又曰。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此其於脈弦細。雖既爲少陽。而其於頭痛發熱。猶未離太陽者也。故亦不標其病位。而曰傷寒。曰屬。此豈非頭痛之延及于少陽乎。論又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此其於病位。當爲少陽。此而若惡寒。

則宜先與小柴胡湯而已。論又曰。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惡寒者。表未解也。此其於病位。亦當爲少陽。此二者。皆雖標以太陽。而其於頭痛。亦惟延及于少陽者也。

嘔吐各二道 附噦

嘔吐之有陰陽也。亦惟熱之與寒。凡各二道焉。而治法則三十有六也。熱之爲嘔吐也。以其或及于胃。或偪于胃。或素心下有水氣。爲彼所激也。此爲自外使之也。故取之於陽。寒之爲嘔吐也。亦以其或及于胃。或偪于胃。或素心下有水氣。爲彼所激也。此爲自內使之也。故取之於陰。惟熱則脈必浮。若或不浮。固不得爲沉。惟寒則脈必沉。縱至微細。固不能爲浮。一寒一熱。是爲陰陽之別。凡之所以各爲二道也。若夫二者之爲嘔吐也。固有輕重焉。於是或嘔。或吐。或欲嘔。或欲吐。或嘔逆。或吐逆。或嘔吐。或欲嘔吐。或乾嘔。差其所名。以分其輕重。名分不可不辨矣。蓋嘔者。有欲吐之意而作聲也。吐者。有物卽出也。欲嘔者。胸中憤憤。殆將作聲者也。欲吐者。有物將出而未出者也。嘔逆吐逆者。欲嘔欲吐。而其氣衝於上者也。嘔吐者。有聲而物出也。欲嘔吐者。聲物將兼出者也。乾嘔者。無物而徒作聲也。此爲其名分矣。名分彰。而輕重可較。輕重較。而處方惟的。名分豈可不辨乎。嘔吐之於證也。又有主客焉。專乎此而兼乎彼。是爲之主也。專乎彼而兼乎

此。是爲之客也。惟是在其勢而已。故勢在于此。則必於此。勢在于彼。則必
於彼。此其於處方。隨其勢而制之者也。主客何外乎輕重。輕重何離乎寒
熱。寒熱也者。陰陽之謂也。故凡察證之務。始於寒熱。中於輕重。終於主客。
轉機之本也。處方之要也。不可不審焉。亦不可不愼焉。嘔吐之於陰陽也。
治法則三十有六者何謂也。其在陽位而嘔者。凡九焉。論曰。太陽與陽明
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曰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熱。
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小柴胡湯主之。曰傷寒五六日。嘔
而發熱者。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
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曰陽明病。脇下鞕滿。不大便
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曰嘔不止。鬱鬱微煩者。與大柴胡湯。下
之則愈。曰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潮熱者實也。先
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
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曰太陽與
少陽合病。自下利。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曰發汗吐下後。虛煩
不得眠。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其在陰位而嘔者。凡五焉。論曰。少陰
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不下利。
或嘔者。眞武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

苓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脈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按溫其上。蓋與四逆湯以溫之也。）曰令病者靜而復時煩。須臾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曰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此嘔之別于二道。而治法之以寒熱異者也。其在陽位而吐者。凡二焉。論曰。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曰霍亂頭痛發熱。熱多欲飲水者。皆五苓散主之。其在陰位而吐者。凡五焉。論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按此蓋瓜蒂散之所之也）曰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卽吐者。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曰霍亂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此吐之別于二道。而治法之以寒熱異者也。其在陽位而欲嘔欲吐者。各一焉。論曰。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此欲嘔欲吐者之偏于陽位。而治法各亦以其輕重異者也。其在陽位而嘔吐。欲嘔吐者。各一焉。論曰。傷寒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曰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此嘔吐及欲嘔吐者之偏于陽位。而治法各亦以其輕重異者也。其在陽位而嘔逆者。凡二焉。論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浮緊者。此證爲名傷寒之例。於法必是麻黃湯之所主也。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其之陰位而吐逆者一焉。論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此嘔逆吐逆之別于二道。而嘔逆之暴急在陽。吐逆之深劇在陰。是陰陽之分也。而其於治法。亦以寒熱異者也。其在陽位而乾嘔者。凡四焉。論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者。小青龍湯主之。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甘草瀉心湯主之。曰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其在陰位而乾嘔者。凡四焉。論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或乾嘔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曰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曰乾嘔吐

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此乾嘔之別于一二道。而治法亦以寒熱異者也。嘔吐之於陰陽也。輕重之差。主客之勢。治法之分爲二三十有六者如此。轉機之本也。處方之要也。察證之務。豈可不審焉哉。亦豈可不愼焉哉。

噦者噦逆也。後之所謂呃逆也。解爲乾嘔者非也。論中有噦。有乾嘔。噦果乾嘔。當但曰噦。何更曰乾嘔也。噦乾嘔。自異其證。義亦自不同。豈可混乎。然其嘔噦並言。卽乾嘔之義。字書云。有聲無物曰噦。因解爲乾嘔耳。蓋噦逆者。氣逆上衝。吃吃作聲也。素問曰。胃爲氣逆爲噦。仲景氏以胃中虛冷言之也。論曰。食穀者噦。曰與水則噦。曰飲水則噦。曰下之早則噦。曰攻其熱必噦。曰時時噦。曰加噦者不治。曰噦而腹滿之類。此皆後之所謂呃逆。而非乾嘔也。故噦者。噦逆也。然不載其治法矣。又以咳逆爲呃逆者。是後世之所叔。而非其正名也。曰噦。曰呃。曰咳 一證而二三其名。則來者之不眩惑者幾希矣。

咳喘各二一道

咳喘之岐以陰陽也。凡各二一道焉。亦必以熱以寒。猶嘔吐耳。此二一者之爲咳爲喘者。或自外。或自內。雖均爲咳爲喘乎。寒熱之分。不可不辨矣。咳之

爲證。雖云有陰有陽。而輕重隨之。亦唯可以爲一證耳。唯喘也有所異。喘之爲證。獨多乎熱。而少乎寒也。熱之聚會乎爲喘。寒之奔騰乎爲喘。熱之極也。寒之極也。惟其於極。寒之爲甚。故寒之於喘。爲極之極也。危殆之至也。既是爲極之極。所以獨多乎熱。而少乎寒也。於熱乎猶可救。於寒乎不可救也。是故三陽有治法。而三陰無治法也。喘之爲證。不可不畏矣。咳之於陰陽也。治法凡五焉。而其於陽也。凡二焉。論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者。小青龍湯主之。曰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其於陰也。凡三焉。論曰。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或欬者。眞武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此五者。皆咳之治法。而陰陽之別也。不可不審矣。喘之於陰陽也。熱可救。而寒不可救。故治法之關於此者。惟在陽位。凡十有二焉。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曰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者。小青龍湯主之。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曰太陽病。下之微喘

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曰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曰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曰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須下之。曰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皆宜大承氣湯。此十有二者。皆關于喘之治法。而惟在陽位者也。喘之為證。熱之極也。寒之極也。而在太陽則熱之所延及。猶專于表而未及于極也。故發汗以治之也。至陽明。則熱之所聚會。已專于裏而殊極于此。故下之以救之也。既下之。尚恐其不及。不及則斃。故例曰。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又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惟熱之極為然。豈可不畏乎。至厥陰。則寒之所奔騰。已甚于內。而最極于此。所以為極之極也。危殆莫甚焉。其能可救乎。故例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惟寒之極為然。豈亦可不畏乎。如喘家。則不在此數也。論曰喘

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此惟在一時之處。而非通治喘之謂也。言其人若當其有表證也。處之以此爲佳耳。故如喘家。則不在此數也。

傷寒之研究卷三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疼痛二道

疼痛之有陰陽也。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其綱五矣。何謂其凡二道也。乃其於陽也。必乎熱。是桂枝麻黃之所之也。其於陰也。必乎寒。是附子之所之也。必乎熱者。主其發之也。必乎寒者。主其溫之也。此爲疼痛之別矣。而治法則其綱五者何謂也。一者劄在于陽位也。二者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也。三者陰陽相雜也。四者劄在于陰位也。五者劄在于陰位。而波及于陽位也。此五綱者。有次有序。審其條目。以臨其病。以處其方。則千變萬轉。一而萬。萬而一。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而其條目分爲十有八。其劄在于陽位者。凡三焉。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此其劄在于陽位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者。凡二焉。論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沉

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主之。此其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者之治法也。其陰陽相雜者。凡四焉。論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曰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曰霍亂頭痛。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此其陰陽相雜者之治法也。其劃在于陰位者。凡五焉。論曰。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眞武湯主之。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冷而惡寒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皆四逆湯主之。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此其在于陰位者之治法也。其劃在于陰位而波及于陽位者。凡四焉。論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

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此其副在于陰位。而彼及于陽位者之治法也。疼痛之於陰陽。亦惟寒熱之分。而其治法之所由歧如此矣。不可不審焉。且桂枝麻黃之所之也。雖均之在于陽位。而各有其分存焉。則亦不可無辨矣。乃其熱之熾且重者。此爲麻黃之所之也。其熱之不甚且輕者。此爲桂枝之所之也。故惟於桂枝乎。曰爲解肌。曰消息和解其外。然則桂枝之所之也。在其尤輕者也。故桂枝而伍之於附子。雖之于陰陽相雜者。而其證尤甚于陰位。而附子之爲主。於是乎其用附子。或至二枚三枚。又或因大便鞕。去桂枝而加朮。此以其不甚于陽位故也。又先四逆湯理中丸。而後桂枝湯者。亦惟副于陰位。而微于陽位者也。桂枝麻黃之於辨。輕重之分。大抵爲然。亦不可不審焉。又如瘡家之身疼痛。不在于此數也。

煩躁四道

煩躁之歧以陰陽也。亦猶疼痛之別矣。而又有因大汗出。或下利者。有因火逆者。凡四道焉。乃其於陽也。必以熱。是即大青龍湯。白虎湯。承氣湯。陷胸湯等之所之也。其於陰也。必以寒。是即乾薑甘草湯。乾薑附子湯。四逆湯。茯苓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吳茱萸湯等之所之也。此二道之別。煩躁之最重者也。其因大汗出。或下利者。必以渴之與小便不利。是即五苓散。猪苓湯等之所之也。而一則在陽位。一則在陰位者也。其因火逆者。或驚狂。

或清血。或腰以下重而痺。是卽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等之所之也。而尙在陽位者也。此四道者。煩躁之別也。不可不審矣。如梔子豉湯之於反覆顚倒。則煩躁之太甚者也。如梔子厚朴湯。救逆湯之於起臥不安。則煩躁之稍輕者也。如大柴胡湯。調胃承氣湯。梔子乾薑湯之於微煩。則但煩而不躁者也。而其於證。非無輕重。亦皆在陽位者也。亦不可不審矣。不曰少而曰微。微如幽微之微。隱邃而不大顯之義。與少小異。如微熱亦然。故屬之身熱也。煩但訓熱者。未盡其義也。蓋不可情狀。而困悶擾撓。謂之煩也。躁也者。擾動展轉四支也。故雖煩躁連言。而義之自別如此矣。論中有不煩而躁者。可以見已。他如曰反煩不解。曰更煩。曰心煩。曰胸煩。曰心中滿而煩。曰心中懊憹而煩。曰虛煩。曰鬱鬱微煩。曰煩熱。曰煩渴。曰煩疼。曰煩滿。曰煩驚。曰煩悸。曰發煩之類。亦皆取義於此而名焉。豈可但訓熱之爲盡也矣哉。

汗二道 附發汗之辨

凡汗之別。其本爲二道也。一爲陽。一爲陰。陽主熱。陰主寒。而其治法之綱七。而其目則三十有八也。汗本是一身之津液也。而其所委源。全在于胃焉。故胃爲者。津液之原也。乃其漏乎外也。名以爲汗。夫汗之發於外一也。而或熱或寒。各殊其候。既各殊其候。而一於津液焉。雖熱之可畏。不若寒

之太甚。此陰陽之所以分也。三陽之主熱而有汗也。在太陽。則發熱惡寒。漐漐汗出。此其邪之在肌表。而其最淺者也。在陽明。則不惡寒。反惡熱。濈然汗出。此其邪之既入于胃。而其最深者也。在少陽。則往來寒熱。非頭汗則盜汗出。此其邪之在胸脇。而深于太陽。淺于陽明者也。三陰之主寒而有汗也。專於厥陰。其於太陰與少陰也。治法則不與焉。於太陰。則不在身。而但在頭。但在頭者。必發黃。由瘀熱也。治法則猶屬于陽明也。於少陰。則雖曰屬。治法則視于厥陰也。故於太陰與少陰也。治法則不與焉。於厥陰。則則雖或發熱。脈不來。四支厥冷。大汗出。此其篤革之極。將外馳內竭者也。豈非寒熱之殊其候。而一於津液。雖熱之可畏。不若寒之太甚乎。此其陰陽之辨也。於是其於太陽也。發之以桂枝。以葛根。此以其在肌表也。其於陽明也。或挫之以白虎。或下之以承氣。此以其在于胃也。其於少陽也。削之以柴胡。此以其在胸脇也。於太陰。則治法在陽明。於少陰。則治法在厥陰。其於厥陰也。固非可汗。亦非可下。掇收之牢固之。使其不外馳內竭者。惟四逆之力也。而其力之倘不能衡其勢。於是乎有通脈及加豬膽汁之略也。此豈非特篤革之極乎。是其治法之概也。乃立之綱。而其目附之。何謂七綱三十有八目乎。其一爲純于表之綱。而其目凡七焉。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

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曰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曰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不愈者。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曰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此皆純于表者也。其二爲自裏達表之綱。而其目凡十焉。論曰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躁。大便必鞕。鞕則讝語。小承氣湯主之。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曰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汗出讝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須下之。曰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則愈。皆大承氣湯主之。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曰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按此蓋白虎加人參湯之所之也 曰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爲導。曰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曰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按此二條。皆陽明之變證也。　此皆自裏達表者也。其三爲自表裏間而達表之綱。而其目凡六焉。論曰。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曰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頭微汗出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曰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按此蓋小柴胡陽之所之也　曰三陽合病。脈浮大。但欲眠睡。目合則汗。按此蓋柴胡證之脫簡者也　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此皆自表裏間而達表者也。其四爲仍在陽位。而稍已轉之綱。而其目凡三焉。論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此皆仍在陽位而稍已轉者也。其五爲陰陽相錯之綱。而其目凡三焉。論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

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按此蓋桂枝加附子湯之所之也）曰風濕相摶。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此皆陰陽相錯者也。其六爲逐之于陰位之綱。而其目凡二焉。論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曰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此皆逐之于陰位者也。其七爲純于陰之綱。而其目凡八焉。論曰。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此屬少陰。曰少陰病。下利。脈微濇。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曰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按此二條。蓋皆四逆湯之所之也。）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淸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此皆純于陰者也。是之爲七綱二十有八目也。汗之有陰陽也。其於寒與熱。治法之備如此。不可不辨焉。大抵發汗之法。在一二三日。而日分一劑三服。其輕者。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不必盡劑。其重者。半

日許令三服盡。晝夜服至二三劑。此爲其大法矣。至其不解者。不止二三日。雖八九日十日以上。尙可發汗也。若其在二三日。而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與小建中湯。又其在二三日。已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當與調胃承氣湯。若雖既及陽明。仍發熱惡寒。則亦尙可發汗。至其不惡寒惡熱。當下之。此爲其變法矣。脈證之轉機。固不可以幾。豈惟汗下哉。不可不審察焉。夫太陽之發之於汗也。陽明之袪之於下也。汗下皆耗津液之道也。此何以行之乎。以其不得止也。何以不得止乎。以其非此則無可除之道也。是故其行之在一旦。而不敢強也。因戒其發汗曰。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又曰。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又曰脈微弱者。不可發汗。戒其下之。曰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又曰。若更衣者。勿服之。又曰。若一服讝語止。更莫復服。又曰不轉失氣者。愼不可攻也。惟治法爲爾。此豈非其行之在一旦。而不敢強乎。若果強之。則解不之于陰位焉。於是乎畢或發汗遂漏不止。或發汗過多。或發汗若下之。或大汗出後。或大下之後等之變脈證。而各具其變治法矣。少陽之制之於中位也。此何以不行汗下乎。以其不在表。亦不在裏故。汗下皆非其所宜也。因戒之曰。少陽不可發汗。又曰。愼勿下之。亦惟治法爲爾。雖爾。能得其肯綮。則或發熱汗出而解。故例曰。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夫行發汗之藥。而汗

出。固其所也。柴胡本是非發汗之藥。而反發汗。則於法得無背馳乎。此殊不然。以其非發汗之藥。故雖汗出乎。於法無有背馳矣。若果行之發汗之藥。則雖汗出乎。病必不除矣。故雖均汗出乎。在得其肯綮與否。而有除與否之差也。不啻汗出而解爲然。其於得屎而解。亦無不皆然矣。脈證之轉機。固不可以幾。豈惟汗下哉。不可不審察焉。

消渴四道 附承氣白虎之辨

消渴亦有陰陽矣。而治之之法。分爲四道焉。其於陽也。惟專於二陽。而熾於陽明。太陽不與也。其於陰也。惟專於二陰。而甚於厥陰。太陰不與也。蓋三陽之主熱也。太陽則表之表。而太輕且緩。故未與于此矣。少陽則間乎表裏。而重於太陽。而輕於陽明。故既及于此矣。陽明則表之裏。而愈重且急。故最熾于此矣。此因其津液之爲熱所耗故也。三陰之主寒也。太陰則裏之初。而稍輕且緩。故未與于此矣。少陰則裏之本。而重於太陰。而輕於厥陰。故既及于此矣。厥陰則裏之末。而益重且急。故甚于此矣。此因其津液之爲寒所耗故也。此爲消渴之別焉。消渴之爲病。或熱或寒。雖固有其別。而其耗津液則一也。夫惟一也。是以通三方於陰陽。而隨其證也。各有法焉。渴欲飲水。口乾舌燥。無論其小便。是乃白虎湯之所之也。若其小便不利。是乃猪苓湯之所之也。若小便不利。有表證。是乃五苓散之所之也。

三方之各隨其證也如此此之爲三法焉又意欲飲水反不渴是乃文蛤散之所之也此雖均欲飲水而反不渴則於證最爲輕矣乃與之而不差於是纔及五苓散而已此既曰不渴則雖如不類乎觀乎其纔及五苓散則亦爲不太相遠當屬爲一法合上三法而爲治消渴之四法焉又身黃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是爲茵蔯蒿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渴引水漿則類矣而不曰欲飲水則不類也惟以其所主之不在于此而在于發黃也又熱利下重欲飲水者是爲白頭翁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欲飲水則類矣而不曰渴則不類也亦惟以其所主之不在于此而在于下利也又少陰病口燥咽乾者及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是皆爲大承氣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口燥咽乾曰口乾燥則類矣而不曰渴不曰欲飲水則不類也亦惟以其所主之不在于此而在於熱與利也又如小青龍湯小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等亦皆兼治渴惟兼治之故亦爲不類矣凡之六者皆類而不類故不取之於專治渴之法也又有雖渴欲飲水或小便不利乎不可必施治焉者例曰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又曰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又曰大下之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夫渴之與小便不利固與于病焉而又或有不與于病焉者乃

其與于病焉者。藥之所能治也。其不與于病焉者。非藥之所能治也。故以先與之水。而不施治爲法焉。可見其愼於藥而不苟施也。於是乎知所謂調理之劑。古之所必無也。故不審其所由。而強施之治則妄也。與其強施之爲妄也。不若先其所由是審之無謬也。夫然後尚不愈。於是乎施治。亦爲未晚也。例又曰。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是也。不可不愼矣。

有曰渴欲飲水數升。口乾舌燥者。有惟曰口燥舌乾。而不曰欲飲水者。此二者。固易混焉。易混而又既異焉。既異之故。方法亦從異焉。不可不辨矣。乃如其曰。欲飲水數升。則無論其數飲雖未必至數升。而有欲大得水以甘心之意。以故形容其情狀爾。不爾。既曰渴。而復曰欲飲水數升者。似乎複而重矣。故其渴而欲飲水數升者。此則白虎湯之所之也。如其惟曰口燥舌乾。而不曰欲飲水。則雖本無其欲大飲之意乎。惟其乾燥之太甚。非濡以潤之。必有所不堪。以故時飲而快意爾。不爾。不曰渴。又不曰欲飲水者。似乎遺而失矣。故其不渴而不欲多飲水者。此則承氣湯之所之也。此二者之易混也若此。若此而又既異也若此。夫若此之故。方法之從異也。亦若此焉。此二湯之所之之辨也。夫既辨此之辨。而後又有辨焉。亦不可不辨矣。大抵此二者之於證。皆陽明也。陽明也者。主乎胃焉。胃焉者。津液

之府也。而熱極于玆矣。是故熱旣及于胃。則津液爲其所驅。而汗自出。口乾燥而渴。大便非難則鞕。此其熱之客于肌膚。名爲身熱。若熱旣入于胃。則則津液愈所耗。而汗愈多。口愈燥。舌愈乾。大渴而煩。或讝語。大便非鞕則不大便。此其熱之鬱于分肉。名爲惡熱。若熱旣結于胃。則津液益所竭。而汗亦多。口益燥。舌益乾。讝語煩躁。非不大便則燥屎。此其熱之常匿而微顯。以時大發。名爲潮熱。惟陽明也者。熱之極也。是以詳悉其情狀。歧名以爲三者。亦足以見其輕重矣。雖乃有其熱之或及或入或結之別乎。其及乎口燥舌乾之與于津液則一也。而如其旣及者與旣入者。則渴欲飲水。至乎其旣結者。則不欲多飲。此似乎其所以輕者反重。其所以重者反輕何耶。惟其旣及者與旣入者之所以渴欲飲水者。此其熱之猶在于膚之與肉。而勢達乎外者也。於是乎渴欲飲水爾。較之其結者。則爲稍輕矣。惟其旣結者之所以不欲多飲者。此其熱之常匿而微顯。但當其大發之時。少不得不渴。則鮮其達乎外之勢者也。於是乎不欲多飲爾。較之其及者與入者。則爲太重矣。一則以渴欲飲水爲之證。與之白虎湯。以挫其旣及旣入之熱也。一則以不欲多飲爲之證。與之承氣湯。以走其旣結之熱也。或挫之。或走之。雖術之如不齊乎。至于其救津液則一也。是之爲後之辨焉。夫雖旣能辨前之所辨之辨。而又不復辨此之辨。則何術之施也矣哉。

故亦不可不辨矣。

又有因瘀血而口燥舌乾。或消渴者。亦不爲不易混。而脈證各有其分具焉。則又何可混也矣哉。辨詳于瘀血之篇。可以審焉已矣。

腹滿二道

腹滿亦有陰陽矣。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十有九也。陽之主熱也。陰之主寒也。熱之與寒。皆爲腹滿焉。而太陽少陽之在于肌表與胸脇也。則不及于此矣。惟發汗吐下之後。或爲腹滿者。旣是非其本位也。至于陽明。乃爲腹滿者。以其熱之實于胃也。腹滿本是太陰之所分。而非陽明之所分也。陽明之薄于太陰。而其熱之熾。遂延于其隣。以爲腹滿者也。此其於腹滿。是之爲陽位矣。太陰之爲腹滿者。以其寒之客于腹。此爲其正位也。少陰厥陰之爲腹滿者。此二者亦不遠于太陰。而其寒之凝。升達于其上者也。此其於腹滿。是之爲陰位矣。陰陽之別。在于寒之與熱。寒熱之分。在于胃實之與自利。腹診之差。在于鞕之與濡。脈候之辨。在于浮之與沉。此爲其概矣。腹滿之雖太陰之所分乎。析爲寒熱二者焉。熱之極于胃實也。雖滿之在于腹乎。下之而瘳。故其於方劑。以承氣湯爲之主也。寒之極于自利也。雖滿之在于腹乎。溫之而瘥。故其於方劑。以四逆湯爲之主也。卽其在于陽位者之於治法。凡八焉。論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

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曰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皆宜大承氣湯。曰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曰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曰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此皆其在于陽位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證之相交者之於治法。凡四焉。論曰。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部滿。脇下及心痛。又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此皆其在于陽位。而證之相交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不及胃實者之於治法。凡一焉。論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

半夏人參湯主之。曰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此皆其在于陽位。而不及胃實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似于陰位者之於治法也。論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是也。其自陽位而遂之于陰位者。及其不大便者之於治法也。論曰。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是也。其在于陰位者之於治法也。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宜四逆湯是也。其在于陰位。而不大便者之於治法也。論曰。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是也。腹滿之有陰陽。而其治法之分爲十有九者若此。不可不審焉。且桂枝加大黃湯之於大實痛也。大承氣湯之於不大便也。亦不可無辨矣。彼則本太陽病。醫反下之。遂及于此而已。故不曰太陰病。而曰屬。而其於證。非若口乾舌燥之比也。於是乎知其大實痛之非燥屎也。所以行大黃芍藥也。此則其六七日之前。蓋眞武湯或附子湯之證。遂及于此而已。故直曰少陰病。而其於證。必口乾舌燥者也。於是乎知其不大便之果燥屎也。所以行之大黃芒硝也。之二者之於辨。亦不可不審焉。

腹痛二道

腹痛之有陰陽也。亦惟以熱以寒。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十有二也。乃其寒與熱之爲腹痛也。亦與其爲腹滿。無以大異矣。腹滿。本是太陰之所分。而其定位也。雖然。熱之或及于此也。寒之或逼于此也。不得不滿。亦不得不痛。此二者之所以有陰陽也。乃其在于陽位。而不實于胃者之於治法。凡三焉。論曰。傷寒陽脈濇。陰脈弦。腹中急痛者。法當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曰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是也。其在于陽位。而實于胃者之於治法。凡三焉。論曰。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皆宜大承氣湯是也。其自陽位。而之于陰位者之於治法。凡二焉。論曰。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是也。其在于陰位者之於治法。凡四焉。論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眞武湯主之。曰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絶。身反不惡寒。或腹痛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是也。腹痛

之有陰陽。而其治法之分爲十有二者若此。亦不可不審焉。又如寒疝及蚘蟲等之於腹痛。雖不在於此數乎。要皆屬于寒者也。是以其於方劑。必用附子烏頭乾薑蜀椒之類。可以見已。

燥屎宿食八道

燥屎宿食之爲匹也。其候之之目。凡八道焉。而其治法則一也。熱之入于胃。卽是燥屎宿食之所成也。熱之入于胃。其熱但熾而未成物。此之謂白虎。既已成物而有形。此之謂承氣也。論曰陽明病。讝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此其一也。曰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此其二也。曰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此其三也。曰傷寒五六日。脈沉而喘滿。汗出讝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此其四也。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此其五也。曰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此其六也。曰下利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此其七也。曰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此其八也。皆宜大小承氣湯。燥屎宿食之爲匹也。雖分爲八。而其治法則一也。治法之雖一。而八者不可不分焉。燥屎本是因宿食之爲熱所焦而成焉者也。蓋素有宿食。而熱入于胃。則爲其勢所扇激。而津液必走乎外。涸乎內。宿食緣焦。此燥屎之所以成

也而其所以爲匹也而其所以一治法也若夫熱之獨恣其勢於內則亦能足焦胃也詎謂屎之益燥獨能不焦胃乎二者不或食養之繼終將係于命期是故屎之燥不可不下也熱之勢不可不挫也承氣以下之白虎以挫之是之爲治法也屎之成燥也熱之恣勢也唯在其緩急而本非有二途則其於治法亦當一之而已此何以二之耶夫屎之物而有形熱之邪而無形不可得而一也有形之故下而去之於外也無形之故挫以禦之於內也此其所以二之也熱之雖一乎其未得物之初孰與其得物之熾耶譬猶火之連就其燥焉當其未得物之初也溉之以水則鮮其不滅矣此卽白虎湯之挫之也及其得物之熾也溉之未足以滅不若急徹去夫燥之物不使其連就也此卽承氣湯之下之也或溉以水或徹去物至其救火則一也乃挫之乃下之及其除熱則一也惟仲景氏之術爲然仲景氏之於術獨具于其候之目與其治法則其可據以行于今者亦惟此而已故燥屎宿食之爲匹也於其候之目與其治法豈可不審焉矣哉豈可不審焉矣哉

瘀血二道

瘀血之成于熱也其綱凡二道焉而吐衄及打撲墜損不與也熱或入血室或結膀胱則能腐其血血之腐也由于瘀熱故命血以瘀也而或血室

或膀胱。處方之隨其候而異。此其綱之所以為二道也。乃其入血室也。其候之之目。凡四焉。曰經水適來。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一也。曰經水適斷。如瘧狀。往來寒熱。發作有時。二也。曰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三也。曰下血譫語。四也。是皆小柴胡湯之證也。其結膀胱也。其候之之目。凡八焉。曰其人如狂。少腹急結。血自下。一也。曰其人發狂。少腹鞕滿。小便自利。二也。曰其人善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三也。曰消穀善饑。不大便。四也。曰一身手足盡熱。便血。五也。曰唇萎舌青。口燥但欲漱水而不欲嚥。胸滿無寒熱。腹不滿而言我滿。六也。曰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反無熱。七也。曰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八也。是即桃核承氣湯。抵當湯之證也。大抵此二湯之於別。在其新久之與其輕重也。血自下與畜血急結與鞕滿。此為新久輕重之別也。口燥但欲漱水而不欲嚥。此大類乎承氣湯之證。惟無寒熱。腹不滿。為其別也。雖或渴乎。反無熱。此頗異乎白虎湯之證。雖或發熱乎。少腹裏急。亦為其別也。若其入血室與結膀胱。此二者之於別。一則上在于胸脇。一則下在于少腹。經水適來與血自下。經水適斷與久為畜血。是之為其別也。瘀血之於候也。其綱凡二道。而其入血室之目四。其結膀胱之目八。而其於別也若此。不可不審焉。又如經水不利及過多等。則不在此之數也。

下利六道

下利之爲證、雖區以衆多。而其所統。亦惟在寒之與熱。寒之與熱。二者之所以爲下利者。寒始受之於裏者。而其爲吐利腹痛。固其所也。惟熱雖始受之於表乎。遂內及于胃。則亦能爲嘔爲下利。勢之使然也。頗似寒而異。何以見其異乎。此則惟熱是主之爲異。寒則不主乎熱矣。雖下利之相似。而寒熱之果異。豈可混乎。寒熱也者。陰陽之謂也。此二者之於綱。歧以爲六焉。有合病之自下利者。有併病之自下利者。或本不可下而反下之之利遂不止。猶在于陽位也。或未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之于陰位也。或因裏熱也。或因裏寒也。此之爲六綱也。而其目則四十有二焉。是乃隨其轉機而制之者也。不可不辨矣。合病之自下利者凡三焉。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主之。曰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大承氣湯主之。此三者。皆合病之自下利者也。併病之自下利者凡五焉。論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曰若自下利。脈反和者。此爲內實也。宜調胃承氣湯。曰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曰傷寒汗

出解之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此五者。皆併病之自下利者也。本不可下而反下之。利遂不止。猶在于陽位者。凡二焉。論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甘草瀉心湯主之。此二者。皆本不可下而反下之。利遂不止。猶在于陽位者也。未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之于陰位者。凡五焉。論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曰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中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曰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皆宜四逆湯。曰假令已下之。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協熱而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此五者。皆未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之于陰位者也。因裏熱者凡十焉。論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曰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

主之。曰下利脈平。按之心下鞕者。急下之。曰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曰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曰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曰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也。當下之。皆宜大承氣湯。此十者。皆因裏熱者也。因裏寒者。凡十有七焉。論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曰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眞武湯主之。曰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曰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或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皆通脈四逆湯主之。曰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

茱萸湯主之。曰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卽吐者。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此十有七者。皆因裏寒者也。是之爲四十有二目也。下利之爲證。雖區以衆多。而統之於陰陽。歧以綱之與目。隨其轉機而制之也。若此。豈可不辨矣哉。且燥屎之必譫語也。須辨於鄭聲。宿食之必滑數也。須辨於微濇。熱利之與協熱利。大不同也。裏有熱而下利。欲飲水者。謂之熱利也。本裏有寒。協合外熱以下利者。謂之協熱利也。熱利則脈數有力。協熱利則脈微弱。此爲其辨也。凡是皆寒熱之易混也。亦不可不辨矣。

厥二道

厥之爲證。惟在于二陰焉。肇于少陰。而極于厥陰。太陰則不與也。而有寒有熱。凡二道焉。其綱八而其目三十有三也。不惟寒之極能爲厥。熱之極亦能爲厥也。其因殊乎內。而其證肖乎外。外雖肖。內果殊。故厥之極于厥陰也。曰寒曰熱。此爲其分。此其凡之所以爲二道也。於是有上下之位。有輕重之等。故其於處方也。無不隨以差之。此其綱之所以爲八。而其目之爲三十有三也。不可不審辨矣。厥之設名也。凡八焉。以物其輕重也。少陰曰手足寒。厥陰曰厥。曰厥寒。曰厥冷。曰逆冷。曰厥逆。曰藏厥。曰蚘厥。此之

爲厥之八名也。而其輕重之於物。亦不可不審辨矣。寒卽溫之反。言其人自覺其寒也。厥謂微冷也。厥寒言外候之微冷。而內自覺其寒也。至如厥冷逆冷厥逆。則不必自覺。皆以外候言之也。厥逆逆冷。皆其冷上及腕肘脛膝者。所以名曰逆也。藏厥則不但及腕肘脛膝。既及其肌膚者也。蚘厥則其有將息者也。故藏厥重於厥逆逆冷。蚘厥輕於藏厥也。厥逆逆冷。重於厥冷。寒之與厥寒。輕於厥冷者也。故厥本雖名於逆冷。而但曰厥。則以微冷言之彰矣。此之爲輕重之物也。而厥冷厥逆。雖在少陰之位。而已屬厥陰者也。故少陰之言厥冷厥逆者。此始於少陰。遂之于厥陰者也。太陽之言厥者。亦無不皆然矣。厥之極于厥陰也。其於寒與熱。與上下之位。與輕重之等。則處方之所以隨以差之也。故我非執其綱目以臨之。則將何以得名之與物。相極而不失乎。名正而物定。綱舉而目隨。所以審辨也。何謂八綱三十有三目乎。一綱者。吐利而厥冷。其目凡一二焉。論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此其專于吐。而位之在上焉者也。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此其專于利。而位之在下焉者也。雖吐利厥冷之如一乎。惟其於位爲爾。何以言之。觀乎他用吳茱萸湯。或曰食穀欲嘔。或曰乾嘔吐涎沫頭痛。或曰嘔而胸滿。則豈非壹專于吐乎。故曰。位之在上焉者也。觀乎他用四逆湯。或曰下

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或曰大下利而厥冷。或曰下利厥逆而惡寒。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或曰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則豈非盡專于利乎。故曰。位之在下焉者也。二綱者。結于胸中。或嘔而手足寒。厥冷。其目凡四焉。論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按此蓋瓜蒂散之所之也）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此其於證也。大類于吳茱萸湯之所之。然彼則專于嘔吐。此則邪實于胸。是之爲其別也。曰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按始曰脈弦遲或作緊。而此不言者。此蓋微細或弱者也。）曰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此其於證也。亦大類于吳茱萸湯之所之。然彼則專于嘔吐。此則精奪于內。是之爲其別也。一則胸。一則內。亦惟上下之位爾。三綱者。下利而厥逆。其目凡六焉。論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曰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大下利而厥冷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或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皆通脈四逆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脈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按此雖不曰厥乎。觀于其曰脈微澀曰溫其上。則必當有

厥證耳。溫字蓋指四逆湯也。以其灸足。故曰其上耳。　四綱者、不關吐利。或利後厥冷。其目凡十有一焉。論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曰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皆四逆湯主之。按此三條。不曰厥者。蓋略之也。　曰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為蚘厥也。曰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也。曰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者。灸厥陰。曰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曰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曰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按以上六條。蓋皆四逆湯之所主也。　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按此不曰厥者。蓋亦略之也。　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大下後。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按此方似大可疑。本草麻黃條下。引此證作麻黃湯。亦未可必也。　五綱者。因蚘蟲而厥。其目一焉。論曰。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凡此五綱二十有五目者。皆專于寒。而其最重焉者也。六綱者。手足寒。厥寒。厥其目凡四焉。論曰。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曰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

湯。却治其厥。按此不載治厥之方。厥果微冷。則於法宜與當歸四逆湯已。　曰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此一綱四目者。亦皆專于寒。而其稍輕焉者也。七綱者。熱深而厥深。其目凡二焉。按此蓋不大便。腹鞕滿而痛。口乾舌燥或渴者也。　論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應下之。按此蓋承氣湯之所之也。　曰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此一綱二目者。皆專于熱。而其最重焉者也。八綱者。熱微而厥微。其目凡二焉。論曰。少陰病。四逆。按此雖曰四逆。未必厥逆者也。　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按此蓋小柴胡湯之所之也。　此一綱二目者。亦皆專于熱。而其稍輕焉者也。此之爲八綱三十有三目也。厥之爲證。惟在于二陰焉。肇于少陰。而極于厥陰。太陰則不與也。而有寒有熱。有上下之位。有輕重之等。雖均之爲厥乎。各有其分別。而處方之所以隨以差之者。悉具于八綱三十有三目。豈可不審辨矣哉。厥之極于厥陰也。率以發熱除之。以爲生之候也。而發熱又有其可畏者。凡三焉。躁不得臥。此其一也。厥不止。此其二也。汗出不止。此其三也。此之爲死之候也。亦復不可不審辨矣。

傷寒之研究卷四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日數

凡疾病之於淺深緩急也。莫不脈證之盡焉。然又因日之多少。或爲之轉機。則日數何不舉也。所以繫之以日數也。雖則繫之以日數乎。亦惟概舉以爲法焉爾。乃其不曰一日二日三日。而曰一二日二三日者。豈非概舉乎。夫既雖概舉曰一二日二三日乎。因日之多少。或爲之轉機。則何可視以忽諸哉。於是乎知其曰一二日二三日者。以其初發之位。與發汗之過不及言之也。如其曰四五日五六日六七日。則以其既轉者言之也。然又不無至此而猶不轉。至八九日或十日以上者。論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又曰。病過十日。脈但浮。無餘證者。皆宜麻黃湯。此皆既至八九日十日以上。猶不轉者也。當是時也。猶行發汗之方。此爲法也。又曰。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宜桂枝麻黃各半湯。若輕于前證一等。而日再發。宜桂枝二麻黃一湯。若又不及其再三。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此亦皆既至八九日。猶不轉者也。故曰。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當是時也。亦猶行發

汗之方，此爲法也。若其既轉也。在五六日。或爲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宜小柴胡湯。既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宜大柴胡湯，若前證已愈，但渴。宜白虎湯，而其小便不利，宜豬苓湯。若微發熱。宜五苓散，此亦爲法也，其在六七日。或爲身熱。爲惡熱。爲潮熱，多汗。口燥舌乾而渴，欲大飲水。宜白虎加人參湯。若其脈滑疾。讝語煩躁，小便濁而數。不大便，或難或鞕，於是先與小承氣湯。審其燥屎之候。然後與大承氣湯，假令與大承氣湯，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不可更與之。此亦爲法也。是皆其既轉者也。論又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宜麻黃附子細辛湯，又曰。二三日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此以其發熱爲表證也。然則其指爲裏證者，何謂也。曰心中煩而不得臥。此其裏證之一也。曰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此其裏證之二也。曰下利不止。便膿血，此其裏證之三也。乃其始在二三日。未有如此三裏證者，而反發熱脈沉，其所以爲無裏證也，此其未轉者也。至于二三日之後。見此三裏證，於是一則曰二三日以上，以與黃連阿膠湯，一則曰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以與眞武湯。一則曰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明其既與眞武湯不愈。以與桃花湯，此亦爲法也。是皆其既轉者也。凡此等之類。皆概舉日之多少，繫之脈證。示其轉機焉爾。雖

日數之不可強拘乎。其不可視以忽諸。大抵爲然。又有不曰一二日二三日。而曰一日二日三日者。如曰一日太陽受之。厥若靜者爲不傳云云。曰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云云。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云云。曰至七日以上自愈云云。曰欲解時。從某至某上。曰過經十三日云云。曰十三日不解云云、曰到經不解云云。曰二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云云。曰至陰經上轉云云。曰後經中云云之類是也。雖均之以日數乎。與其取之於概、曰一日二日三日者。自不同也。乃必之于此。曰一日二日三日者。蓋取諸素問也。素問之於說。一日太陽受之。經各一日。至厥陰。凡六日。是爲前經。至七日。再還太陽、復至厥陰、是爲後經。過此以往、十三日爲過經。遂又至有訣下越經等之傳也。此不取之於概。而必于此者也。必于此者、推之於理者也。推之於理者、施于事必差。仲景氏之於論。皆施于事者也。奈何從夫理之爲。而今及于此者、蓋後人謬竄仲景氏所論之似乎素問之說。取以自補者。遂傳于今耶。亦不可不擇矣。故今以其取于概者爲正。如其必于此者則舍旃。若以其必于此者。取之於概。則尙無害也、或固執而屈理。則固非也。又或併其正者棄之。則非之又非。豈足與議仲景氏之道也矣哉。

挈因命證

疾病之於變化。各有外候。外候謂之證。證必有因。謂其所由來者爲因也。凡論脈證之中。有揧因而命證焉者。如曰心下有水氣。曰脇下有水。曰胸中有熱。曰胃中有邪氣。曰胃中乾燥。曰胃中不和。曰胃氣不和。曰胃中有燥屎。曰胃中空虛。曰胃中虛冷。曰裏有熱。曰裏有寒。曰熱入血室。曰熱結在裏。曰熱在下焦。曰熱在膀胱。曰瘀熱在裏。曰寒濕在裏。曰水結在胸脇。曰冷結在膀胱。曰裏寒。曰胸有寒。曰寒實。曰熱實。曰熱越。曰熱利之類是也。是既揧而命之也。在于仲景氏。仲景氏各盡其所由來。具其外候。使以規則也。不必索之於藏府于內。當索之於外候焉而已。乃其於外候也。乾嘔咳喘渴噎。所以心下有水氣也。腹中雷鳴。所以脇下有水也。欲嘔吐。所以胸中有熱也。腹中痛。所以胃中有邪氣也。大汗出煩渴。所以胃中乾燥也。乾噫食臭。所以胃中不和也。悪熱讝語。所以胃氣不和也。不大便六七日。腹滿讝語潮熱。或腹滿痛。或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所以胃中有燥屎也。下之後。爲胃中空虛也。自下利。爲胃中虛冷也。不大便十餘日。復往來寒熱。或潮熱讝語。或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爲熱結在裏。亦爲裏有熱也。汗自出而渴。爲裏有寒也。經水適來。或斷。或下血。胸脇下滿。寒熱發作有時。讝語如見鬼狀。爲熱入血室也。少腹鞕滿。或急結。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或發狂。或一身手足盡熱。爲熱結膀胱。亦爲熱在下焦也。少腹

滿。按之痛。手足厥冷。爲冷結在膀胱也。身黄如橘子色。大小便不利而渴。爲瘀熱在裏也。身目爲黄。小便不利而不渴。爲寒濕在裏也。往來寒熱。但頭汗出。爲水結在胸脇也。下利清穀。爲裏寒也。胸中痞。不得息。或心中滿。饑不能食。爲胸有寒也。心下鞕痛。無有熱氣。爲寒實也。心下鞕滿而痛。不大便數日。爲熱實也。不大便。發熱汗自出。爲熱越也。下利欲飲水。爲熱利也。各盡其所由來。具其外候。使以規則者若此。故欲循規則於仲景氏者。當索之於外候焉而已。何必索之於藏府于內也哉。

方證互略

處方之從脈證也。對舉以詳悉焉。然後或舉證而略方焉。或舉方而略證焉。見證而知方。見方而知證。所以使人自得於轉機之道也。如柴胡之於嘔。白虎之於渴。則證之所定也。故於此二者。舉證而略方焉。乾薑附子湯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桂枝附子湯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此其於證。皆似柴胡及白虎而異。故舉證之所定。以略其方。使之不混也。曰此而有嘔。卽有柴胡。此而有渴。卽有白虎。如承氣之於胃實。四逆之於厥冷。則方之所本也。故於此二者。舉方而略證焉。調胃承氣湯曰。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又曰。傷寒吐後。腹脹滿者。此其於方。固具胃實者也。

四逆湯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又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又曰。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茯苓四逆湯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此其於方。固具厥冷者也。故於此二者。舉方之所本。以略其證。使之不眩也。此而承氣湯曰。此裏有實也。此而四逆湯曰。此欲厥冷也。故舉證而略方。舉方而略證者。欲使人辨其證于微也。又有承氣之略方焉者。如論曰。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是也。又有白虎之略證焉者。如論曰。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又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若自汗出者。又曰。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是也。又有桂枝麻黃之略證焉者。如論曰。脈但浮者。又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又曰。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又曰。脈浮虛者。宜發汗。又曰。脈浮無餘證者是也。此皆使人審諦其證於若存若亡之中。的然處其方也。又有舉重而略輕焉者。如桂枝湯之脈證。而以麻黃湯。四逆湯之脈證。而以通脈四逆湯。舉大承氣湯。而略小承氣湯之類是也。又有舉輕而略重焉者。如麻黃湯之脈證。而以桂枝湯。大柴胡或柴胡加芒硝湯之證。而以小柴胡湯。通脈四逆湯之證。而以四逆湯。舉小承氣湯。而略大承氣湯之類是也。此皆使人知不必拘輕重緩急之常例。而先後其處方之道也。此轉機之大者也。凡是皆或證或方。

略其所定之與其所本。互以發其活用者也。又有曰表裏證者。卽指柴胡證言之也。此以其表之遠太陽。而其裏之未及陽明。故取之於少陽。以表裏連言爾。蓋以其位于中間也。旣位于中間。故但爲之半猶可。謂爲半表半裏不可也。何則。或雖旣及少陽乎。猶有太陽之證也。或雖旣及陽明乎。猶有少陽之證也。或太陽之未罷。而見陽明之證也。是皆有表亦有裏者也。此何以不言之半表半裏。而言倂病若轉屬轉入乎。表裏連言者。本是指中位之稱。而非半彼半此之稱也。然則表裏連言者。獨可於少陽。而不可於太陽陽明。可以知矣。故但爲之半猶可。謂爲半表半裏不可也。

方從表裏

脈證之有陰陽。而方劑之從之也。有專于表者。有專于裏者。有閒于表裏者。此脈證有陰陽。而方劑有表裏也。三陽之爲表也。惟熱之主焉。而又立表裏以辨其殘深緩急也。太陽則桂枝湯。麻黃湯。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大小青龍湯等。此皆其專于表之劑也。惟隨其脈證而不拘其腹候也。陽明則白虎湯。猪苓湯。調胃大小承氣湯等。此皆其專于裏之劑也。必隨其外證與其腹候也。少陽則大小柴胡湯。柴胡加桂枝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柴胡加芒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黃芩湯等。此皆其閒于表裏之劑也。亦必隨其外證與

其腹候也。三陰之爲裏也。惟寒之主焉。未必立表裏而辨其淺深緩急。亦猶三陽也。太陰則理中湯。桂枝加芍藥湯。及加大黃湯等也。然若脈浮發熱。則取之於表。以桂枝湯也。少陰則附子湯。眞武湯。桃花湯。白通湯。四逆散。當歸四逆湯。甘草湯。桔梗湯。半夏散。苦酒湯等也。然若反發熱。則亦取之于表。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也。厥陰則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四逆加人參湯。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吳茱萸湯等也。此皆莫論其專于裏之劑。亦必隨其外證與其腹候也。又有始于熱而入于寒者。如太陽有乾薑甘草湯。乾薑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四逆湯。茯苓四逆湯。眞武湯。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陽明有吳茱萸湯。四逆湯之類是也。有始于寒而出于熱者。如少陰有大承氣湯。厥陰有白虎湯。猪苓湯。白頭翁湯。小承氣湯。小柴胡湯之類是也。凡三陽三陰之所主論。在于傷寒之機變焉。機變之百出。遂及于雜脈證。於是乎以其始于表者。屬於三陽。以其始于裏者。屬於三陰。是故有熱之謂發於陽。以表之主熱也。無熱之謂發於陰。以裏之主寒也。若夫及于雜脈證也。有表仍不解者。有其已解者。如葛根黃連黃芩湯。五苓散。茯苓甘草湯。小建中湯。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桂枝人參湯。黃連湯等。則兼表與裏之劑也。如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芍藥甘

草湯。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桂枝甘草湯。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代赭石湯。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及桂枝加桂湯之於奔豚。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之於火逆。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之於火邪。梔子豉湯之於虛煩。白散之於寒實。茵陳蒿梔子蘗皮湯之於瘀熱發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於寒濕發黃。大陷胸湯之於大結胸。小陷胸湯之於小結胸。瓜蒂散之結于胸中。十棗湯之引脇下痛。桃核承氣抵當湯之熱結膀胱。四逆湯之冷結膀胱。則皆專于裏之劑也。又有表裏遞用者。如桂枝湯之又於其氣上衝。茯苓甘草湯之又於厥而心下悸是也。夫脈證之有淺深緩急也。方劑之不無坦夷勁駿。於是先切其脈。問心胸。按心下。探腹中。候少腹。試手足。熱耶寒耶。淺深是察。緩急是視。然後宜坦夷。宜勁駿。隨投則隨和矣。或汗。或吐。或下。莫適非和焉。夫三陽三陰之統脈證。而方劑之旋轉運用也。猶循環之無端也。惟仲景氏之術爲然矣。

後之醫流。或必於脈。而不及腹。或必於腹。而不及脈。泥一而遺一。將欲以此而盡之耶。夫疾病之千品萬端。悉機於內。而形於外焉。乃候諸外。而察諸內者。惟脈之與證而已。仲景氏之論脈證也。有陰陽之分。有輕重之別。

上之頭項。下之四支。或心胸。或心下。或腹中。或少腹。飲食之多少。前後之利不利。各其外候之具。幷其脈診。千品萬端。莫所不盡焉。脈證之所以相依不離也。腹中之不可得而洞視。候之于皮上。則與脈診何異也。若必以脈診爲臆度。則腹候亦無非臆度也。脈不必遠。腹不必近。均之在于外候。則脈猶證。證猶脈也。腹何出乎證之外也。故曰。隨證治之。豈可泥其一而遺其一乎哉。又或專補氣之說。特擗坦夷之藥。謂非此則必害人。於是邪氣之太盛。愈守而不竣。終將不救矣。又或熾鬱滯之說。特擗勁駿之劑。謂非此則必不袪。於是精氣之既奪。益攻而不輟。終將受敗矣。及此之時。告情而更醫。繼之以坦夷之藥。不日而痊者。間亦有之矣。至此而論曰。此前因我之勁駿之劑。其病已袪者也。不爾。彼之所與。與白飲何擇。又安能袪夫鬱滯乎。若又使渠論之。必曰。彼之爲術。不問藏府。不察虛實。惟攻是務。塵芥死生。我乃與峻補之虛劑。救其元氣。幸免於死已。倘猶委彼而逞其所爲。則就于鬼籍必矣。彼則所謂慘刻之妄人也。其相非也。奚啻堅白。所謂圓枘而方鑿。何以能相入乎。夫擗坦夷之藥者。不知厚藥之妙也。擗勁駿之劑者。不見薄藥之効也。此其人一試。意不能忘。擗從此始也。其實則厚藥未必有妙。薄藥非必無効。要在於得其宜與否而已。亦豈可泥其一而遺其一乎哉。補氣仲景氏之所不言也。論中惟見溫字一二。於理中丸

曰溫藥。於四逆湯曰溫。然皆非補之義也。此本因痰飲爲寒。吐利爲寒。而二方之能治之也。稱以爲溫已。然則與於小承氣湯及調胃承氣湯曰和何異。亦惟治之義已。豈可取之於補之義乎。後世溫補之說。蓋取于此。可謂誤矣。且有溫藥。而無寒藥。後之所謂寒藥。蓋取於溫補之反。亦可謂誤矣。鬱滯亦仲景氏之所不言也。理之於物。猶影之於形也。眉形而言影。何不可言也。疾病物也。鬱滯理也。眉物而言理。何不可言也。假令脈以爲水。莫觀非水焉。躝以爲火。莫候非火焉。爲氣爲血。爲有餘。爲不足。亦莫不皆然焉。是故斷以爲鬱滯。何病非鬱滯也。雖然。以影度形則必乖。以理推物則必失。理雖或可言乎。奈夫物何。又何言鬱滯之爲。夫疾病之爲物。千品萬端也。千品萬端。則不得不眩惑。於是仲景氏之誘人也。統以陰陽。繫以脈證。統而不遺。繫而不滿。莫不隨其所在。而備其方法焉。則千品萬端。又何所眩惑乎。夫雖言百病之根柢於腹乎。外內感之邪。其謂之何。此不必言根柢於腹也。何則。人皆稟天地之氣。雖不知其所以然。而有風寒暑濕。行於其間焉。於是不拘于體之強壯羸弱。而時或感之矣。其既感之也。總名爲邪。邪之自外焉。則能爲熱。脈必浮。是之爲陽。其自內焉。則能爲寒。脈必沉。是之爲陰。陰陽各三矣。乃其於三陽也。惡寒發熱。是爲太陽爲表。於是與桂枝麻黃之劑。而發其汗。則其邪從去矣。汗本是一身之津液也。而

今發之。能得不耗損乎。雖然。非此則無有夫邪之可解。是以一旦發之耳。然夫邪之必有淺深也。或一旦而不解。漸爲往來寒熱。是爲少陽。爲表裏。於是與柴胡之劑。而驅逐之。則其邪從去矣。此以其在于中間。發汗吐下。皆非其宜。是以驅逐之耳。及其最深也。遂爲身熱惡熱潮熱。是爲陽明。爲裏。於是與承氣之劑。而下之。則其邪從去矣。胃本是津液之原也。而今下之。能得不涸竭乎。雖然。非此則無有夫邪之可除。是以一旦下之耳。此爲三陽之概矣。其於三陰也。自利腹滿而時痛。是爲太陰。而有理中桂枝加芍藥之方也。但欲寐。自利而渴。是爲少陰。而有附子眞武之方也。吐利厥逆。是爲厥陰。而有四逆吳茱萸之方也。此爲三陰之略矣。而三陽三陰。又各有其變脈證。而方劑之從之也。奚暇枚舉焉。凡是皆外內感之邪。而不拘于體之強壯羸弱。豈可必言根柢於腹乎。雖言百病之根柢於腹乎。皆有外證具焉。是故非併外證。而推之。必有所不盡矣。姑舉一而言之。假令少腹之急結鞕滿一也。或手足煩熱。或四支厥冷。此爲寒熱之分也。乃其所推之在外證。而處方之大不同也。均是在少腹。而候之於皮上。則未足以盡其分也。閤其四肢。併之於此。纔足以盡之矣。於是其手足煩熱。爲熱結膀胱。其四支厥冷。爲冷結膀胱也。熱結。則桃核承氣湯。抵當湯。冷結。則四逆湯也。急結鞕滿之雖一乎。惟是寒熱之分。盡之於四肢。豈非其所推

之在外證。而處方之大不同耶。是故但按其腹。而不併外證。何以能盡矣也哉。夫仲景氏之誘人也。統以陰陽。繫以脈證。千品萬端。莫所不盡焉。然則欲修仲景氏之術者。不可不盡其所盡。又何求之於他乎。然今此之不務。而取之於臆。必於脈。必於腹。或補氣。或鬱滯。泥一而遺一。厝物而言理。此皆未盡其所盡。所謂買櫝而還珠者也。豈足與議仲景氏之術矣也哉。

數量

藥有銖兩。水有升斗。而其煎煮之法。亦不一焉。古昔之所用。何太密也。舉其一二而言之。以厚朴枳實大黃之三品。名曰小承氣湯。又曰厚朴三物湯。又曰厚朴大黃湯。惟此三品。一無所更。而異其名。亦異其所之者。以其兩數之與升斗。與其煎煮之法也。有苓桂甘棗。有苓桂朮甘。有苓桂甘薑。惟此三湯。代棗以朮。代朮以生薑。而異其所之者。亦以其兩數之與升斗。與其煎煮之法也。其他如此類。不遑枚舉矣。柴胡瀉心之於再煎。大黃黃連之於麻沸。誰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惟度其所受之如何而已。古人既稽其宜。建以爲法。豈可以己之私。而涸古人之正法哉。是故銖兩升斗。及煎煮之法。不可不稽焉。雖然。年逝世換。量衡亦沿革不一。是以推之於史。遷之於世。觸乎類。索乎物。儳足以辨其概耳。於是諸家有所互發焉。近聞京師某生有所述。某生亦有所錄。於彼乎。於此乎。如沸如激。自非升平之化。

文運之融。稽古之道。大通四闢。何以見斯盛哉。雖然。余未嘗一寓目。是以不知其是非也。曩歲肥後人邨井生。持其所撰藥量考來。示之於余。余倉卒讀過。雖未能盡認其言乎。猶記其義。大抵如可據矣。屬又我友備中人淺野生。著秤量考。寄謀之於余。余亦往有所考。既而失其稿。欲更起稿未果。得此著爲幸。乃閱其所考證。與余之所推。爲不大相背矣。故姑從其說。而不論于此也。邨井生之所撰。先行于世。繼之以淺野生之所著。而又復諸家之所發。接踵而起。則彼以讎對乎此。得銖兩升斗之平正。可企以望矣。豈不愉快哉。雖然。醫之臨術也。莫先乎審脈證焉。藥品次之。數量又次之矣。仲景氏既論脈證。爲之規則。不循其規則。處方將何之據。故莫先乎審脈證焉。藥有種品。因其土之厚薄。氣味自不同。氣味各愜仲景氏之所用。而後疾可得而治矣。若不愜仲景氏之所用。雖得其脈證。疾何以治。故藥品次之矣。銖兩升斗。各有其分備。然而量衡世有沿革。不可得而一也。纖有其所考。不能無毫釐撮勺之差。惟在其概耳。若能致其平正。而無毫釐撮勺之差。不得其脈證。則疾必不除。惟其脈證之與藥品。能得其所而不失。則銖兩升斗之不致其平正。而有毫釐撮勺之差。疾何不瘳。故數量又次之矣。由是而觀之。銖兩升斗之於醫事。抑亦末也。故醫之於務。當以脈證爲先。而藥品爲次。然後及數量。未爲後矣。數量之於醫事。抑亦末也。

雖然。古昔之所用太密。則及其煎煮之法。亦皆一規則也。豈容忽諸哉。且夫銖兩之於考。必徵之於錢。以其無他可以徵者也。於是非半兩則五銖。或貨泉。又或開元錢等。據以爲徵矣。以余謂之。年逝世換之久。輪郭銷毀。則姑舍旃。雖未審古昔鑄錢之法如何乎。視諸本邦今時所鑄之法。作千萬模範。灌溶銅鐵。流入之於模範。則千萬一舉而成矣。未嘗一一修之形。亦未嘗一一較其輕重。是以不得少無大小厚薄之參差。豈暇一一修之。一一較之。以齊一之哉。雖古昔亦當然而已。是故五銖未必五銖。半兩未必半兩。惟平均數十錢。然後僅得其正耶。而今取其一而齊視之。豈其不差乎。不知其徵之以五銖之果正耶。又將以半兩之未正耶。故考之一二。爲其概則可。爲無毫釐之差。則不可也。然銖兩固不可不密也。何則。古昔之爲方。既因此而異其名。亦異其所之。然而今果不能如古。則末奈之何已。纔不能無毫釐之差。惟是醫事之末。無已據于概而已。故銖兩之於概。亦豈容忽諸哉。

加減法

夫藥也者。性之偏者也。非若穀肉果菜之常能養人也。人之自有常也。失常之謂疾。惟疾乎能害於人。爲其能害於人。服夫偏性之物。謀以除之也。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肯綮。則亦能害於人。是故聖者猶慎焉。古之精

于此者。能辨人之所以疾者。與其所以除之者。聚藥而制方。欲使人之免疾而復常也。於是乎醫之職與焉。醫之職與。而其詳不可得而稽焉。暨臻張仲景氏。論定而規則建焉。規則既建。而後人有依而據焉。於是乎各有所窺。亦未能一焉。夫未能一焉。又焉能一之也哉。雖然。我苟不一之於吾。則術何所修也。於是務一之於此。以修其術。乃取其所修。以臨術於今。幸見其不乖也。則術其所以一之者。我滿吾之腹焉爾矣。夫藥也者。性之偏者也。非若穀肉果菜之常能養人也。乃其已疾之能。全是在于性之偏。偏之能害於物。卽害夫使人之失常之物。此之爲藥之能也。故藥之爲能也。惟利于疾。而不利于人。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肯綮。則亦能害於人。豈可不愼焉也哉。夫藥之爲性也。本是一味一能。而不能兼衆能也。是故方之於制也。譬于一味。而至于數味。雖乃至于數味乎。合爲一方。則未必治數證。亦猶一能也。何則。其合數味而爲一方也。彼爲此戮力。此爲彼所誘。是故有如治三四證者。雖乃如治三四證乎。本之則必是一病證也。故合數味而爲一方。則亦猶一能也。仲景氏既有所稽于古。能辨其所以然者。因其方法。或加或去。爲各半。爲二一。極其變化。致其妙用。建之規則。使人有依而據。則莫不適其宜焉。莫有所未盡焉。此豈後人淺膚之識之所能窺測也哉。夫既合數味而爲一方。僅能治一病證。則欲一一析之。以極其

能。不可得者。固不少也。惟其隨證而移也。於其所或加或去。不無一二之可以窺者也。藉令能一一極其能。又能辨雜之於合數味之方中。果能趨其所欲令趨。擅奏其効耶。焉知不彼爲此戮力。此爲彼所誘。途趨于他。反爲之害也哉。於是乎知加減之難隨意爲也。譬諸五色糅布而成間色。五味交和而成鹽梅焉。糅布有分。交和有節。分紊則不成其色。節亂則不成其味。不成色則不文。不成味則不旨。不文則物不足以觀。不旨則人不足以養。色以美於觀爲本。味以厚於養爲本矣。加減之難隨意爲也。亦猶此也耶。古之精于此者。既能推夫觀之與養之爲本。爲之分。爲之節。使其不得紊亂。亦惟彼爲此戮力。此爲彼所誘。能成其文。能成其旨也。若夫紊亂分之與節。欲成其間色。成其鹽梅耶。焉知不彼爲此戮力。此爲彼所誘。途趨于他。不翅不文不旨。反毀物害人也哉。於是乎知加減之難隨意爲也。夫藥之爲性也。本是一味一能。而不能兼衆能也。試舉其一二。則大黃以偏下之爲能。芒硝以能爍凝結爲能。於是乎若欲下宿食燥屎。則必以此二物爲主也。桃仁能破新瘀血。於是乎若欲下瘀血之新凝結者。則必以此三物爲主也。水蛭䖟蟲能破舊瘀血。於是乎欲下瘀血之舊凝結者。則必合此四物施之也。由此而觀之。雖大黃之偏下之乎。非芒硝戮之力。爲其所誘。則不能及宿食燥屎也。雖芒硝之能爍凝結乎。非爲大黃所誘。爲

彼戮力。則亦不能及宿食燥屎也。雖桃仁之能破新瘀血乎。非上二物戮之力。爲其所誘。則不能及其凝結也。雖水蛭䖟蟲之能破舊瘀血乎。非爲上二物所誘。爲彼戮力。則亦不能及其凝結也。桂枝能達于肌表。以其能達于肌表。乃驅其邪。又上抵頭上。內散上衝之氣。又能之于四支。雖其能之如及三四乎。其實則一也。麻黃能之于膚肉而驅其邪。雖乃驅膚肉之邪。未能達于肌表。於是乎戮力桂枝。爲其所誘。能得達于肌表。發之於汗也。葛根亦能之于膚肉。而解其熱。以其能之于膚肉。又能之于項背。而不能獨之于項背。於是乎戮力上二物。爲其所誘。能得之于項背。發之於汗。若反汗出。則去其麻黃也。此雖其能之如有二乎。其實則一也。麻黃之既能之于膚肉也。又能止汗。而不能獨止汗。於是乎戮力石膏。爲其所誘。能得止汗也。此雖其能之如有二乎。其實則一也。石膏之既得麻黃。而能止汗也。又得知母粳米。能已煩渴。附子得乾薑。能溫裏寒。又得桂朮苓。能利水。止疼痛。緩屈伸。厚朴得杏仁。能祛喘。又得枳實。能減腹滿。半夏得生薑。能止嘔。又得乾薑。能除心下水氣。凡此等之類。不暇枚舉。亦皆此爲彼戮力。彼爲此所誘。差其所之。雖其能之如及三四乎。其實則各一也。他亦可例而推焉爾矣。夫既如此也。藉令能一一極其能。又未辨雜之於合數味之方中。果能趨其所欲令趨。擅奏其效。則豈可隨意而加減也哉。夫藥之

於能也。惟利于疾。而不利于人。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肯綮。則亦能害於人。不可不愼焉。或曰。今考仲景氏之方論。既有去桂。加桂。去芍藥。加芍藥。加厚朴杏子。加茯苓白朮。加朮。加大黃。加芒硝。加人參。新加。加半夏生薑。加龍骨牡蠣。加蜀漆牡蠣龍骨。加吳茱萸生薑。加猪膽汁。及各半二一等。此皆據古昔之方法。對卽今之脈證。隨其宜而爲之加減者也。且於小靑龍湯。小柴胡湯。眞武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理中丸等之下。詳設加減之法。亦皆使人據此而及于他者也。且疾病之能變而能化。固不可概而論也。仲景氏之論脈證。惟是其概耳。焉暇盡其變化乎。於是不漆膠本論。乃變乃化。且加且減。惟隨其宜。是之謂能活乎術也。仲景氏既試加減於當時。又示其法於六方之下。則今例于此而爲之者。又何不可乎。然吾子獨漆膠其所概論之脈證。強辨加減之難以爲于今。可謂拘泥之太甚矣。曰吾子亦過矣。大抵後之爲方技者。無不皆言如子之所言。緣飾己之陋也。仲景氏之於術。非謂無加減也。不審其規則。徒取之於概。隨意而加減。將惟疾病是弄。無乃不可乎。若乃據夫例而爲一二之加減。猶無大害也甚則至于擬各半二一等之例。不惟合二爲一。更復加之數藥。欲兼盡數證也。幸遇自愈者。謂實由于加減之力也。於是每證配藥而不足。必將加減以不遺也。此其所專。不在于本方而在于加減也。加減之果能兼盡而

不遺。則百證接踵而起。固不足以爲憂矣。古人之制數百之方劑者。迂闊之已甚。又何使人迷惑也。擇其緊要者。則不過一二三方。而無所不足。又奚須[illegible]方劑之爲。仲景氏既有所稽于古。能辨其所以然者。因其方法。或加或去。爲各半。爲二一。極其變化。致其妙用。建之規則。使人有依而據。則莫不適其宜焉。莫有所未盡焉。此豈後人淺膚之識之所能窺測也哉。夫既建之規則。使人有依而據。則其非概而論者諦矣。規則之具于脈證也。脈證而將何之由。處方之從于轉機也。脈證而將何之由。然後處方在于我。而加減不在于我也。豈可徒取之於概。隨意而加減也哉。夫既處方在于我。而加減不在于我。故術之爲治也。不在于每證加減。而在于察機處方也。或不必兼治。而分治各證。或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或一方而二三其脈證。或證相類而方不相類。或藥多而證少。或證多而藥少。此乃仲景氏之所以能極其變化。能致其妙用也。如脚攣急而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與甘草乾薑湯。厥愈足溫者。更與芍藥甘草湯。若胃氣不和讝語者。與調胃承氣湯。若四支厥逆者。與四逆湯。又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不與小柴胡湯。而先與五苓散。又與瀉心湯。痞不解。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與五苓散。又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腹中雷鳴下利者。與生薑瀉心湯。而噫氣不除者。與旋覆代赭石湯。又腹痛小便不利。四肢

沉重疼痛。自下利者。與眞武湯。而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與桃花湯。又服桂枝湯後。大煩渴不解。及服柴胡湯。已渴者。皆與白虎加人參湯。則不必兼治而分治各證者也。如桂枝湯。治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及其氣上衝者。又加之桂二兩。足前成五兩。名桂枝加桂湯。治奔豚。又加芍藥三兩。足前成六兩。幷膠飴。名小建中湯。治腹中急痛者。及心中悸而煩者。又去其膠飴。名桂枝加芍藥湯。治腹中滿時痛者。又加之大黃一兩。名桂枝加大黃湯。治其實痛者。又桂枝湯方中。去芍藥。名桂枝去芍藥湯。治脈促胸滿者。又加之附子一枚。名芍藥加附子湯。治其微惡寒者。又加之附子二枚。足前成三枚。名桂枝附子湯。治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脈浮虛而濇者。又去桂加朮四兩。名去桂枝加白朮湯。治其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又桂枝附子湯方中。減附子一枚。去生薑大棗。加朮二兩。名甘草附子湯。治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又桂枝湯方中。加附子一枚。名桂枝加附子湯。治發汗遂漏不已。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四逆湯。治吐利煩躁。四支厥逆。無脈者。及下利清穀者。又去其甘草。名乾薑附子湯。治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脈沉微。身無大熱者。又去其附子。名乾薑甘草湯。治咽中乾。煩躁吐逆而厥者。芍藥甘草湯。治脚攣急。又加附子。名芍藥甘草附子湯。治發

汗病不解，反惡寒者。又四逆湯方中。去甘草。代葱白。名白通湯。治下利脈微者，又四逆湯方中。加人參。名四逆加人參湯。治惡寒脈微而復利者。又去附子。代朮。名理中湯。治霍亂寒多不用水者。又加之桂四兩，名桂枝人參湯。治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附子湯。治少陰病。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及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又去人參代生薑。名眞武湯，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及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臍下悸，欲作奔豚者。又以朮代大棗，名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治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者。又以生薑代朮。名茯苓甘草湯。治傷寒汗出者。及厥而心下悸者。小柴胡湯，治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又加之桂枝芍藥。名柴胡桂枝湯。治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半夏瀉心湯，治心下痞鞕。又加之生薑四兩。名生薑瀉心湯。治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腹中雷鳴下利者。又加之甘草一兩。足前成四兩。名甘草瀉心湯。治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又半夏瀉心湯方中。去黃芩代桂枝。加黃連二兩。足前成三兩。名黃連湯。治腹中痛。欲嘔吐者。梔子甘草豉湯。治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少氣者。又去香豉代蘖皮。名梔

子蘖皮湯。治身黃發熱者。又梔子豉湯方中。加枳實。名枳實梔子湯。治大病差後勞復者。又去香豉。代厚朴。名梔子厚朴湯。治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調胃承氣湯。治胃氣不和。讝語者。又去甘草。代甘遂。名大陷胸湯。治實熱結胸。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則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者也。如桂枝湯。行之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鼻鳴乾嘔者。而又行之其氣上衝者。及前證既愈。身痛不休者也。麻黃湯。行之頭痛發熱。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而又行之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及不發汗。因致衂者也。葛根湯。行之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而又行之太陽與陽明合病。自下利者也。小建中湯。行之腹中急痛者。而又行之心中悸而煩者也。大靑龍湯。行之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而又行之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也。五苓散。行之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而又行之水逆及霍亂也。猪苓湯。行之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而又行之少陰病。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也。茯苓甘草湯。行之傷寒汗出者。而又行之厥而心下悸者也。小柴胡湯。行之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而又行之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及熱入血室。與嘔而發熱者。與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也。大柴胡湯。行之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而又行之傷寒十餘日。

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及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
者也。白虎湯。行之脈浮滑。表有熱。裏有寒者。而又行之三陽合病。腹滿身
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自汗出者。及脈滑而厥。裏有熱者
也。白虎加人參湯。行之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
煩。欲飲水數升者。而又行之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及服
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與服柴胡湯已渴者也。調胃承
氣湯。行之胃氣不和。讝語者。而又行之發汗後。不惡寒。但惡熱者。及自下
利。脈反調和者。與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與心下溫溫欲吐。胸中痛。大
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者。與吐後腹脹滿者也。小承氣湯。行之小便數。
大便因鞕。微煩者。而又行之大便不通者。及下利讝語者也。大承氣湯。行
之陽明病。讝語潮熱。腹滿微喘。大便鞕。或不大便六七日。有燥屎者。而又
行之少陰病。二三日。口燥咽乾者。及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
者也。眞武湯。行之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而又
行之太陽病。發汗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也。附
子湯。行之少陰病。口中和。其背惡寒者。而又行之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
者也。四逆湯。行之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而又行之
發熱頭痛。脈反沉。身體疼痛者。及膈上有寒飲。乾嘔者。與下利腹脹滿者

也。吳茱萸湯。行之食穀欲嘔者。而又行之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及乾嘔吐涎沫。頭痛者也。則一方而二三其脈證者也。如曰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喘而汗出者。宜葛根黃連黃芩湯。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者。宜桂枝人參湯。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宜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曰吐後。腹脹滿者。宜調胃承氣湯。曰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宜梔子厚朴湯。曰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宜大承氣湯。曰腹滿時痛者。宜桂枝加芍藥湯。其大實痛者。宜桂枝加大黃湯。曰腹滿痛者。宜大承氣湯。曰腹中急痛而嘔者。宜小柴胡湯。曰腹中痛。欲嘔吐者。宜黃連湯。曰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者。宜調胃承氣湯。曰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宜大柴胡湯。曰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宜大陷胸湯。曰不大便五六日。日晡所發潮熱。腹滿痛者。宜大承氣湯。曰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宜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曰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自汗出者。宜白虎湯。曰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宜桂枝附子湯。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水逆。宜五苓散。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胸中實者。宜瓜蒂散。曰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

吐下。若食入口卽吐者。宜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曰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者。宜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曰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宜眞武湯。曰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宜十棗湯。曰胸中痞。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宜瓜蒂散。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自下利者。宜葛根湯。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宜黃芩湯。曰少陰病。咽痛。宜桔梗湯。曰咽中痛。宜半夏散。曰吐利厥逆。脈微欲絕者。宜四逆湯。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宜吳茱萸湯。曰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宜白通加猪膽汁湯。曰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宜白虎加人參湯。曰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宜猪苓湯。曰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五苓散。則證相類而方不相類者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之於臍下悸也。茯苓甘草湯之於傷寒汗出也。半夏瀉心湯之於心下痞鞕也。小建中湯之於腹中急痛也。黃連湯之於腹中痛欲嘔吐也。桂枝加芍藥湯之於腹滿時痛也。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之於腹脹滿也。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之於身疼痛也。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之於火邪也。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之於火逆也。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於發黃也。黃連阿膠湯之於煩不得臥也。小柴胡湯之於嘔而發熱也。白頭翁湯之於熱利下重也。附子湯之於口中和背惡寒也。牡蠣

澤瀉散之於腰以下有水氣也。則藥多而證少者也。如甘草乾薑湯。以治厥而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乾薑附子湯。以治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脈沉無大熱者。甘草附子湯。以治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寒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十棗湯。以治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者。大陷胸湯。以治膈內拒痛。胃中空虛。短氣躁煩。心中懊憹。心下因鞕者。及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豬膚湯。以治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瓜蒂散。以治胸中痞。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及手足厥冷。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邪結胸中者。吳茱萸湯。以治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四逆湯。以治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則證多而藥少者也。凡是皆雖或加或去。或異一二。或以此代彼乎。非若極夫一味之能。欲兼盡而不遺也。何則。其加者。不必加證。其去者。不必去證。其異一二者。不必異一二。其以此代彼者。不必以此代彼也。既加既去。既異一二。既以此代彼。則各自一方。而其所之之不同也。既各自一方。而其所之之不同。此特在于仲景氏之術。而不在于我。我爲能辨其所以然者也哉。仲景氏既有所稽于古。能辨其所以然者。因其方法。極其變化。致其妙用。建之規則。使人有依而據。則其在于我。而可行于今者。惟此而

已。何必極一味之能。隨意而加減之爲。若乃專於加減。則不得不一一推其能也。欲一一推其能。則必有所窮。窮則必強。強則必馳。既取脈證於概而專於其所馳。則無所不至。以此稱能活乎術。術之爲活。亦終不難矣。古人之既制數百之方劑。仲景氏之或加或去。爲各半。爲二一。極其變化。致其妙用者。非若夫極一味之能。欲兼盡而不遺也。此豈後人淺膚之識之所能窺測也哉。然則數百之方劑。及其或加或去。爲各半。爲二一者。不在于仲景氏之術而何。我惟由規則于此。則轉機乎可以察。而處方乎無不從也。雖不極其能乎。雖不爲加減乎。仲景氏之術之活。果可行于今矣。故術之爲活也。不在于每證加減。而在于察機處方也。術之爲活。亦已爲難矣。夫藥也者。性之偏者也。非若穀肉果菜之常能養人也。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肯綮。則亦能害於人。豈可不愼焉也哉。且於六方之下。設加減之法者。皆依或字而爲之也。或也者。蓋事之涉于二道。而未必之辭也。故今云或某或某者。謂其兼證之有然者。又有否者也。此本非爲加減言之也。大抵論病狀。有定證。有兼證。如定證。則必之者也。如兼證。則未必者也。姑以青龍柴胡二湯言之。則青龍之定證。至于發熱而咳。柴胡之定證。至于心煩喜嘔。以下云或某或某者。皆其兼證也。乃其於兼證之然與否。或疑乎異其方法也否。於是云或某或某以明其不論然之與否。亦能統而

治之。不異其方法也。故依或字。一一設加減者。非仲景氏之意也。此必後人之不辨此旨。忽看或字。謂此宜乎加減。於是乎旁注加減之法者。遂謬混正文也。若果仲景氏之所設。則奚啻於六方之下。必當先肇之於桂枝湯已。未見他於無或字者。設加減之法者何耶。必言今例于此。而施之于他。果見其効。則加減之法。何可廢乎。殊不知此本統其或某或某者。皆能治之。固不須加減也。况乎既加既去。既異一二。既以此代彼。則各自一方。而其所之之不同也乎。故依或字。一一設加減。又例于此而施之于他者。皆非仲景氏之意也。不可從矣。夫疾病之能害於人也。服夫偏性之藥者。本是不得已也。乃其同飲食入口。而受于胃也。於其所受。必有宜與否。既雖此藥之中彼之病乎。勢之不相應。則反爲逆。或不逮也。爲逆則嘔吐而水漿不下。痞爲鞕。鞕爲痛。不逮則數服而不見其効也。非必此藥之不中彼之病也。勢之不相應也。故其所受之宜與否。亦不可不稽矣。古人既稽于此。假生薑大棗粳米飴蜜之類。伍之於藥。以緩其氣。以勵其力。以宣布之。以滋潤之。此皆人之常所食養。而非偏性之物也。不必中其病。各稽其入口受于胃之宜。使其勢之相應。能極其變化。能致其妙用矣。古者暇修之加桂薑。膳羞之用棗栗飴蜜之類。此非其入口受于胃之宜。則何以施之食養乎。然則今雖伍之於藥。亦不得不皆然矣。倘或謂既伍之於藥。則

異乎宜其入口受于胃之類耶。惟是假此物。緩之氣。勵之力。爲宣布。爲滋潤而已。豈有其宜乎食餐者之更成偏性之物。而中其病之理矣乎哉。夫既雖此藥之中彼之病乎。勢之不相應。則反爲逆。或不逮也。乃其同飲食入口。而受于胃。則其所受之宜與否。亦不可不稽矣。如桂枝湯之歠熱稀粥。以助之力。則欲使其速也。如柴胡湯及瀉心湯等之再煎以鈍之氣。則使其不逆也。桂苓甘棗湯之於甘瀾水。大黃黃連瀉心湯之於麻沸湯。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於潦水。枳實梔子湯之於淸漿水。亦不得不皆然矣。雖然。稽其入口而受于胃之宜與否也。在于古人。我爲能稽之乎。亦惟循規則於仲景氏焉耳矣。且煎煮之法。有宜猛火者。有宜微火者。若不得其宜。則氣味或差。差則雖此藥之中彼之病乎。或不成其効也。故煎煮之法。亦不可不戒矣。譬如煮茗之法。先猛其火。以沸其湯。當其沸怒之時。急投之茗。一二沸而飲之。氣味大佳。若煮之以微火。則氣少味澀。而色徒成濃耳。乃藥之於煎煮。亦無不然。豈可不戒矣乎哉。且湯散丸之類。古人既稽其所受之宜。而鑿之制。爲湯爲散爲丸。則湯不可爲散。散不可爲湯。湯不可爲丸。丸不可爲散。若據便宜。則何不取之於一乎。故其爲湯爲散爲丸者。不惟稽其所受之宜。稽其中于病。而見其効之宜而已。雖有若理中陷胸抵當半夏散及湯之類乎。此稽其宜。而鑿之制也。既在于古人。我爲能

稽之乎。亦惟循規則於仲景氏焉耳矣。

服法

醫之爲術也。在於察機而處方焉。而其處方而作之也。在備銖兩升斗。及煎煮之法。銖兩升斗及煎煮之法備。而後藥可得而服也。乃其服之也。又各有法焉。不可不愼以守矣。如銖兩則姑舍諸。升斗之隨而不一也。煎煮之法。亦隨而不一也。不唯此而已。服法亦復不一也。其不一也。各有其義而存焉。非苟而已。故煎煮之法。與其服法。抑雖復末也。而是助我轉機之術而成之者也。其爲用也。不輕而重矣。緩急遲速多少。各有其法存焉。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湯。及加附子湯。桂枝加芍藥湯。及加大黃湯。桂枝加桂湯。小建中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柴胡加桂枝湯。麻黃附子甘草湯。則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如桂枝湯。則服至二三劑。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白頭翁湯。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如吳茱萸湯。則分溫服七合。如桃花湯。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如桃核承氣湯。則煮取二升半。分溫服五合。如葛根黃連黃芩湯。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如附子湯。當歸四逆湯。及加吳茱萸生薑湯。理中湯。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如眞武湯。則服七合。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煮取四升。溫服一升。如麻黃湯。則以水九升。煮取二升

半。溫服八合。如大青龍湯。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如桂枝人參湯。則日再夜一服。如小青龍湯。葛根湯。葛根加半夏湯。桂枝加葛根湯。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炙甘草湯。茵陳蒿湯。麻黃連軺赤小豆湯。麻黃附子細辛湯。黃芩湯。及加半夏生薑湯。麻黃升麻湯。則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如大承氣湯。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如黃連湯。則煮取六升。日三服。夜二服。如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代赭石湯。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如白虎湯。則煮米熟湯成。溫服一升。日三服。如竹葉石膏湯。則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如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則以水一斗一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如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則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如小柴胡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如小陷胸湯。桂枝附子湯。赤石脂禹餘糧湯。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如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分溫三服。如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八合。溫服六合。如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如黃連阿膠湯。則服七合。如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則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如芍藥甘

草附子湯。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服。如茯苓四逆湯。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如抵當湯。則溫服一升。不下再服。如茯苓甘草湯。則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如猪苓湯。則再服。如梔子豉湯。及生薑豉湯。甘草豉湯。梔子蘗皮湯。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如小承氣湯。則煮取一升二合。分溫二服。如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如甘草湯。則服七合。如四逆湯。及加人參湯。通脈四逆湯。及加猪膽汁湯。則煮取一升二合。分溫再服。如桂枝甘草湯。乾薑附子湯。則煮取一升。頓服。如桔梗湯。白通湯。及加猪膽汁湯。則再服。如調胃承氣湯。則少少溫服。如梔子厚朴湯。及乾薑湯。則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五合。三服再服。如大黃黃連瀉心湯。則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如附子瀉心湯。則內附子汁。分溫再服。其於丸散亦然。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如文蛤散。則以沸湯和一錢匕服。湯用五合。如白散。則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羸者減之。如十棗湯。則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一錢匕。羸人半錢匕。平旦溫服之。如陷胸丸。則如彈丸一枚。別擣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如抵當丸。則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如理中丸。則蜜和丸如雞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服。如瓜蔕散。

則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如四逆散牡蠣澤瀉散則白飲和。服方寸匕。如烏梅圓。則圓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圓。故煎煮之法。卽制攻守之具者也。而服法之用。卽就其攻守之事也。緩急遲速多少。其應之也各有妙契。存于其中。故醫之爲術也。在於察機而處方焉。而其處方而作之也。不唯在於銖兩升斗。及煎煮之法。亦莫不於服法焉。服法豈可不愼以守之矣哉。發汗之法。於桂枝湯則曰。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當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乃於麻黃湯葛根湯。亦如之。唯不歠粥爲異已。故曰。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惟服法爲然矣。凡服藥之法。日再三爲度。獨於發汗之法。促其服者。過常度若此。是故獨於發汗之法乎。方後惟曰溫服一升。而不載再服三服等字。以其服之至二三劑也。

獨於發汗之法。所以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者。蓋桂枝本以其香氣與辛味。能奏其効也。助之以熱粥之力。麻黃亦假此而勵其力。

皆能得達于表。而發其汗也。當是之時。若糅喫以此等之物。恐彼奪桂枝之氣味。與夫熱粥之力。終喪其達于表而發其汗之効也。然則此等之物。何可不禁乎。不獨於發汗。凡當服藥之時。食飲之將奪夫氣味。而喪其効者。亦不可不禁也。故陷胸丸方後曰。禁如藥法。烏梅圓方後曰。禁生冷滑物臭食等。禁忌之不可全無也。可以知已。雖然。此唯禁之在服藥之前後。而非久之之謂也。故爲全無禁忌妄也。又據此而久之之泥矣。

下之之法。必須惡寒止。小便濁。必須小便利。屎定鞕。必須汗多出。發潮熱。於是或宜調胃承氣湯。或宜小承氣湯。或先與小承氣湯。益審燥屎之候。而後及大承氣湯。此之爲法也。故於調胃承氣湯。則曰。當和胃氣。即一升爲一劑。少少溫服。於小承氣湯。則曰。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又曰。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又曰。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又曰。若一服讝語止。更莫復服。又曰。若一服利。止後服。此以一升二合爲一劑。分爲二服也。大抵煎煮之法。雖有多少乎。煮取三升爲常也。服藥之法。雖不同一乎。分服一升。亦爲其常也。而今二湯之於煎煮與服法也若此。較之於常。則其作劑者。三之一。而其所服者。幾減其半。愼之至也。於大承氣湯。則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未可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又曰。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

之。若汗出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又曰。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鞕者。不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又曰。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鞕。後必溏。未定成鞕。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鞕。乃可攻之。又曰。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矢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又曰。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又曰。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又曰得下餘勿服。此以二升爲一劑。分爲二服。其於煎煮與服法也若此。較之于常。則其作劑者。三之二而其所服者。不及于三。以其非可數服之藥也。亦愼之至也。此之爲服法也。

惟於白散十棗四逆之三方也。有強人羸者之辨。其所謂強人羸者。當就病而辨。不宜以常論也。大凡人之於常。各有其稟。稟有厚薄強弱之差。不可得而一也。及其受病也。未必不失其常。既已失其常。則向之強人。今反爲羸者。而向之羸者。猶保其強。故曰。強人羸者。當就病而辨。不宜以常論

也。病有輕重緩急。藥有大毒小毒。劑有大小多少。參伍之而察其機。商量之而適其宜。是醫之術也。夫巴豆甘遂附子。皆是大毒之品也。故非其最重且急之病。則不用之矣。然猶且不能無輕重緩急。則何得無大小多少之略哉。乃察其機而適其宜。以料其勝藥之與否。惟醫之術爲然。不然或用藥之太少。而其力之微。不足挫其勢也。或其過多。則瞑眩之甚。殆且傷其正。所以有大小多少之略也。且夫證有一定。而藥不可移易。故醫之爲術。料病之輕重緩急。與其人勝藥與否之強羸。然後大小多少。取之于其略。故人稟之厚薄強羸。在常而不在病也。病人之強壯羸弱。在病而不在常也。故所謂強人羸者。當就病之輕重緩急。與勝藥與否而辨之。不宜以常論也。惟於斯三方。所以有強人羸者之辨者。以巴豆甘遂附子。皆爲大毒之品也。於是乎強人一錢。或半錢。羸者半錢。或減之。大附子一枚。而乾薑三兩。是爲大小多少之略也。亦惟服法爲然矣。

於論脈證之中。及其方後發例者。往往而有之。各半湯曰。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桂枝二麻黃一湯曰。汗出乃解。桂枝二越婢一湯曰。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大青龍湯曰。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又曰。一服汗

者。停後服。小青龍湯曰。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麻黃湯曰。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曰。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梔子豉湯曰。得吐者。止後服。桃核承氣湯曰。下者愈。又曰。當微利。抵當湯曰。下血乃愈。又曰。不下再服。抵當丸曰。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大陷胸丸曰。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大陷胸湯曰。得快利止後服。白散曰。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柴胡桂枝乾薑湯曰。初服微煩。服後汗出便愈。十棗湯曰。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瓜蒂散曰。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甘草附子湯曰。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爲妙。白虎湯曰。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茵陳蒿湯曰。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吳茱萸湯曰。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桃花湯曰。若一服愈。餘勿服。白通加豬膽汁湯曰。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理中丸曰。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凡此等之類。皆示處方之有將息者也。將息之適宜。服法盡于此焉。夫豈可不愼以守矣哉。

後世煎煮之法。作之不過一二錢之劑。或以水一盞半。或以二盞。煮取一

盞。分之三五。頻頻服之。此其藥之與水。與煎煮之法。與其服法。何不似古法之如此。其遠乎。亦將言人之稟賦。有古今之差耶。人之與天地參焉。稟賦豈有古今之差乎。且後世之與服法。病之在上者。必先食後藥爲宜。其在下者。必先藥後食爲宜。嗟乎。是何屈乎理之殊甚也。夫藥也者。除病之品。食也者。養精之物。而各異其職。則藥自藥。食自食。固不可相混也。是以古之於服法。自一升至五合爲一服。一日再三爲度。惟於發汗之法乎。或促其服者。此固在一時之略。而不在數日之攻。則何取之常度乎。故古之於服法。再三爲度。而無有如以一盞之僅僅。分之三五。頻頻服之之法也。惟是服之不過再三。則食藥自不相混者。可以知矣。若乃分之三五。頻頻服之。則食藥自不相遠。食藥自不相遠。則不得不相混也。既已相混也。一則欲除病。一則欲養精。二者其亦能不相關于內乎。今夫服吐下之藥。而不遠其食。則或併而吐下之。凡吐下之藥之見効也。速則在頃刻。遲不俟二時。因此而考之。食氣之行。亦當在一二時之際也。藥之能奏其効也。亦不得不假以行其氣。則何必先藥乎。又何必後食乎。然則如何而可乎。古之於服法。未嘗言食之先後也。食藥各異其職焉。固非可相混矣。惟是服之在再三。則相距之一時許。而食而藥。則食藥當不自相混耳。然則雖今之服法。亦宜措發汗之促其服者。自一升至五合爲一服。日再日三。或晝

三夜二。或晝二夜一。隨本論之法而服之。相距之一時許而食而藥。食藥不相混。則其庶幾哉。又何必食前。必食後之爲。又復何以一盞之僅僅。分之三五。頻頻服之之爲。

傷寒之研究卷五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藏府三焦

五藏六府者。仲景氏之所不論也。惟於藏論心。於府論胃膀胱。時又論三焦也。然皆與後世之所說。大不同也。何者心胃膀胱及三焦之悉具于內。不可得而窺也。不直索之於內。而各索之於外也。乃索之於外也。設其部位。而爲三焉。大抵膈間爲心位。爲上焦。從心下至臍上。爲胃位。爲中焦。少腹爲膀胱位。爲下焦。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爲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內也。夫在膈間。則其人之所自知。而外候之所不及也。如曰心中痞。曰心中窒。曰心中懊憹。曰心中疼熱。曰心煩。曰心悸。曰心中悸而煩。曰心中滿而煩。曰心中溫溫欲吐。曰心中結痛。曰結胸。曰胸中塞。曰胸中煩。曰胸滿。曰胸脇滿。曰胸脇苦滿。曰胸脇煩滿。曰胸脇滿痛。曰胸滿煩驚。曰胸脇滿而嘔。曰胸中滿而煩。曰胸中實。曰胸中有熱。曰氣上衝心。曰氣上撞心。曰氣上衝胸。曰氣上衝咽喉。曰其氣上衝。曰氣從少腹上衝心。曰氣痞。曰氣逆。曰膈內拒痛。曰膈上有寒飲之類是也。至心以下。則不惟其人之自知。而外候以符之也。如曰心下痞。曰心下鞕。曰心下滿微痛。曰心下

痞鞕。曰心下鞕滿。曰心下痞鞕而滿。曰心下滿而鞕痛。曰心下因鞕。曰心下痛。按之石鞕。曰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曰正在心下。按之則痛。曰心下痞。按之濡。曰心下鞕滿而不痛。曰心下必痛。曰心下急。曰心下悸。曰心下結。曰心下支結。曰微結。曰脇下滿。曰胸脇下滿。曰脇下滿痛。曰脇下鞕滿。曰脇下痞鞕。曰胸下結鞕。曰脇下痛。曰引脇下痛之類是也。若夫胃膀胱。則專據外候以符之也。如不大便。或難或鞕。爲胃實。潮熱譫語煩躁。或腹滿痛。或繞臍痛。或喘冒不能臥。或下利譫語。爲胃中有燥屎。惡熱譫語。爲胃氣不和。乾噫食臭。爲胃中不和。大汗出煩渴。爲胃中乾燥。腹中痛。爲胃中有邪氣。自下利。爲胃中虛冷。下之後。爲胃中空虛。少腹鞕滿。或急結。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或發狂。或一身手足盡熱。爲熱結膀胱。亦爲熱在下焦。少腹滿。按之痛。手足厥冷。爲冷結在膀胱。下利不止。小便不利。爲利在下焦。當吐者。爲屬上焦。吐與下。爲犯胃氣及上二焦之類是也。因是而觀之。心胃膀胱。及三焦之爲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豈可與後世之直宗五藏六府及三焦於內。纏繞爲之說。不得其實者。同類而語也矣哉。且夫人之所以生者。惟氣之與血也。氣之與血。無不在於飲食。故飲食者。氣血之原也。其入于胃。而化爲氣。血。充盈四體。潤養一身。此乃人之所以生也。如其糟粕餘液。則出爲前後也。乃飲食

之各有分。而前後之自從之。此之爲得常也。若其飲食之太多太少。而前後之或清或濁。或數或澀。非難則鞕。或祕或溏。此之爲失常也。雖藏府及三焦之悉具于內。不可得而窺乎。稽之飲食之與前後。則惟胃中之可以度也。乃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內也。且夫人之於身也。內焉藏府三焦。外焉四肢九竅。各有官司。不可一缺焉。既而不可一缺也。孰取孰舍。孰重孰輕。孰親孰疎。孰先孰後。雖然其最要者。莫踰于胃焉。生也在于茲。死也在于茲。疾痿于茲。藥適于茲。故人身之爲要也。胃之爲最焉。惟胃中之可稽而度也。有飲食與前後之在。則外候之不得不肇于此。既其餘液之從胃溉致于膀胱。而爲前溲也。膀胱之可稽而度者。有清濁數澁之在。則外候之亦不得不由于此。如膈間。則固其人之所自知也。因審其所知。而取之於外候也。亦猶胃膀胱也。故雖藏府及三焦之悉具于內。不可得而窺乎。既設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內也。所以惟於藏論心。於府論胃膀胱。時又論三焦也。此豈若他藏府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稽而度也矣哉。自素難之說藏府三焦。而後世直索之于內。議論紛呶。五爲六。六爲五。心包命門。實如洞視然。遂至盡配之藥曰。入某藏之某經。補某藏。導某經。論仲景氏之所未論。而聳動人心耳。此其說之出乎議論也。不乖其

實者發希、假令發解藏府、極盡其布置色味、斷續長短。大小分寸。腠理之所通。經絡之所係。而爲能得窺度其藥之合五七味。若十數味。爲一方也。旣服之後。復能別入某藏。之某經否。補某藏。導某經否。果能治其疾乎。又將爲害乎哉。夫旣肝腎肺脾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稽而度也。又何有治法之可索也。仲景氏之所以不論及于此也。因是而觀之。與以吾之淺膚之識。搜索夫難窺難度之藏府也。寧服膺仲景氏之教。以就此易窺易度之外候也。然後能識此藥之敵彼之疾。不過而謬。則吾其愉快也已矣。是故至如肝腎肺脾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稽而度也。則姑舍旃。吾將惟從夫心胃膀胱。及三焦之爲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已矣。

榮衛

榮衛之出乎素難焉。後世敷演其說。傷寒爲陰邪。爲在榮分。中風爲陽邪。爲在衛分。配麻黃於榮。配桂枝於衛。且以所爲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見以爲卽未發熱。必惡寒者也。此等之類。殊爲不通。何則。陰陽本是表裏之統名也。傷寒中風者。輕重之別也。陰陽以統表裏。輕重以別風寒。非以風寒爲陰陽也。故陽邪陰邪。惟以三陽三陰言則可。以傷寒中風言則不可

也。無熱與未發熱不同。無熱者。本以三陰言。無表證之謂也。有熱爲表。故其有熱而惡寒者。知其在表位。故曰發於陽也。無熱爲裏。故其無熱而惡寒者。知其在裏位。故曰發於陰也。此主病位而言之也。未發熱者。雖未見其熱。而頓將發者也。而非若三陰之無熱也。對已字而云未。惟言有其先後已。云無云未。辭亦自別。豈可混同以視之乎。又豈可以風寒爲陰陽乎。

夫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素難之所說。詳悉莫以尙焉。榮衛之名。蓋昉于此。而其書則成于仲景氏之後也。謹按本論。言榮衛者。僅一二三。因審其語脈。不似仲景氏之辭氣也。且治法之於榮衛。必不可不言。則何不羣之於桂枝麻黃之初乎。此果後人之說。謬混于此者歷然也。氣血字。論中一無有也。雖然。於發汗吐下後。及下利之證。每論亡津液。津液越出。及亡血之等。殊爲緊要。則其旨雖不同。而其名言之也。爲不大相遠矣。然如仲景氏之所論。則所見盡在于外證焉。後世遂取之於臆。有汗多亡陽。下多亡陰等之說。而汗多亡陽。見于大青龍湯。救逆湯之條。及陽明篇。然其云亡陽及虛。皆非古義。亦必後人之說耳。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條曰。無陽。少陰篇曰。亡陽。又曰。陽已虛。亡無通。陽謂表也。無陽者。謂表證已解也。陽已虛者。謂表證已解。惟精氣未復也。即與陰陽俱虛同。古義爲然矣。

古語曰。百病生於氣。氣即俠氣。勇氣。浩然之氣。氣力。血氣之氣也。言病機

百出。一由氣血之鬱結也。後世誤解。爲心氣之氣也。謂人之苟苦思勞心于事。則必敗心矣。因名以心氣不足。與之以藥。欲以救且補之也。夫藥也者。性之偏焉者也。豈可能補其不足乎。又豈可能救其勞苦乎。若惟言因其勞苦。而氣血鬱結。致此之疾。則猶可。然後隨其脈證。而處之方。則其何不可乎。假令人之苦思勞心于事于此。乃其事之頗從己之意。則必不竢藥。而思弭心弛矣。若不從己之意。則愈苦愈勞。而思妥弭。心妥弛矣。當是之時。莫有能救且補之之良藥也。醫乃命之字。而稱勞疫。則人亦乞之藥。豈非惑之已甚乎。

虛實

虛實之名。必起于人之失其常也。而強弱之稱。必因其體之常質也。故虛者精氣之奪。實者邪氣之盛。邪氣之實。攻之以草木蟲石。精氣之虛。養之以穀肉果菜。乃今以草木蟲石。謂爲補精氣。抑亦醫法末路之失也。何以言之。張仲景氏之論虛也。必於精氣。如曰陰陽俱虛。曰惡寒者虛故也。曰胃中空虛。曰胃中虛冷。曰虛煩。曰虛則鄭聲是也。其論實也。必於邪氣。如曰胃實。曰內實。曰寒實。曰熱實。曰熱者實也。曰潮熱者實也。曰實則譫語是也。夫精氣之於人也。重孰大焉。能護四體也。邪氣之於人也。害孰甚焉。能賊五內也。精氣者生之所憑。故不可不養焉。養以穀肉果菜。此之爲法

矣。邪氣者死之所瓶。故不可不祛焉。祛以草木蟲石。此亦爲法矣。蓋胃之爲府也。收夫穀肉果菜而精氣委[illegible]于茲。[illegible]以最爲重也。邪氣之盛也。精氣爲之奪。所以最爲害也。故虛實皆主胃而言之。邪氣之實于胃。仲景氏之所深懼焉。故於府惟言胃也。故其所謂實者。皆以胃氣言之。不獨大便難輾也。凡人之於常。無有虛實。失常而後有虛實。於是乎論焉。素問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攻邪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此蓋古語之最純粹者也。邪以無爲常。故曰實。曰盛。曰攻。精以有爲常。故曰虛。曰奪。曰養。皆主胃而言之者。彰然而明哉。夫人之於胃也。譬如水缸乎。胃也者。收穀肉果菜之府也。缸也者。貯水之器也。收而充之。此其常也。貯而滿之。亦其常也。於是投缸中以一拳石。則如之何。邪之於胃。其猶缸之於石乎。石本非缸之所貯也。邪本非胃之所收也。既投之以一拳石。則水必溢乎外也。邪之害乎[illegible]亦猶如此乎。故謀去夫石。此即鈎七杈鑊之道也。謀祛夫邪。此即草木蟲[illegible]之術也。以此之道。既去夫石。則水必減矣。以此之術。既祛夫邪。則[illegible]必虛矣。水之減。非鈎七杈鑊之所能加也。精之虛。非草木蟲石之所能[illegible]也。欲則如何而可乎。亦惟加之以水。養之以穀肉果菜而已矣。夫缸貯之以備用。胃收精以保生。貯之有分。分不可瓥。懼石之投也。收之有節。節不可[illegible]。懼邪之實也。石愈大則

水益減。邪愈盛。則精益虛。石之不可不去也。水何不加。邪之不可不祛也。精何不養。是故仲景氏之論虛也。必於精氣。精氣者。生之所憑也。其論實也。必於邪氣。邪氣者。死之所瓶也。虛實之分。可以辨而已矣。後世不辨此等之分。於人之常。而論其虛實。以混之于強弱。是以精氣必論。邪氣亦必論。抑亦醫法末路之失也。凡人之於常。無有虛實。失常而後有虛實。於是乎論焉。豈可以常而論焉哉。虛實強弱。本不同道。虛實自虛實。強弱自強弱。固已不可混而已矣。然則精氣之虛。果不可補乎。曰精氣之生于穀肉果菜也。氣爲之化。邪氣湊于胃也。精氣不得不奪。猶投石於缸中。其水必減。此所以邪曰實。精曰虛也。邪是草木蟲石之所與。精是穀肉果菜之所與。此所以實曰攻。虛曰養也。故精氣之虛。欲以草木蟲石補之。非法矣。何則。草木蟲石。猶鈎匕杈鐔也。鈎匕杈鐔。所以去夫石之具。而非所以加水者也。草木蟲石。所以祛夫邪之毒。而非所以補虛者也。其豈能加水乎。毒豈能補虛乎。補虛之說。至此而窮矣。故精氣之虛。惟有穀肉果菜之養已。豈有草木蟲石之補乎哉。是故虛實之於分。不可不審辨焉。

死生

凡醫之爲職也。死生之所係焉。藥能活人。藥能殺。故死生有命。亦不得謂之命。則是醫之責也。是以作劑之法。必權其體之強壯羸弱。與其病之輕

重緩急。與其藥之大小多少者也。愼之至矣。夫人之至重者。莫死生若焉。死生皆命也。雖壽之期於百歲乎。七十之爲稀。而札瘥短折之亦不少也。凡天下之人。其幾億萬。何其以病斃者之最多。而其以壽終者之最少也。病乎百之九十九。而壽乎僅一而已。僅一之命。而九十九之非命耶。豈非非命之最多耶。莫論壽夭之與疾病。自經自屠。畏壓溺。或爲罪所刑。是皆非自然而然。則謂爲非命耶。然其於死一也。若質之於聖人。則必謂之命。何則。上自王公。而下至衆庶。各有其事。實命不同。死生皆命也。生于其所。而死于其事。有常有變。命之不可奈何也。故莫論壽夭之與疾病。自經自屠。畏壓溺。或爲罪所刑。雖其非自然而然乎。亦皆始于其常。而終于其變者也。聖人之所以謂爲命也。雖然。醫之爲職。治人之病者也。治之不瘳。使人死其病也。則於其職。謂之何也。縱其人之命。於我乎不得不爲非命矣。故其瘳之與否。不可不論焉。醫之於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死生之係於醫也。不可不愼焉。稽諸往昔。能辨死生。是爲醫之良。後世又謂爲司命之職。亦似爲不誣矣。夫先王之設醫之職也。惟是恤人之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凡人之於疾苦。急則頓將死。緩則引年月。終亦將死。能祛其疾苦。使其免於死。惟醫之術已。術之非無工拙。故其病已瘳之後。精氣不繼而死。或未及瘳。困悶而死。其於死一也。以其已瘳爲命。以其未瘳爲

非命耶。此惟醫之所知。而非先王之所周也。恤其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何暇論其已瘳之與未瘳乎。故其所視于醫也。獨在其死生。以獨在其死生故。論其工拙。亦惟以此。制其祿秩。亦惟以此。爲之黜陟。亦惟以此。此先王之所建。確乎不可易矣。死生之所以係于醫也。周禮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又曰。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又曰。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少曰死。老曰終。醫師掌醫之政令。故錄其不瘳之狀。以告于醫師。醫師以此論其工拙。以此制其祿秩。以此爲之黜陟。以爲後世之戒也。失四爲下者。五之爲半。或不治而自瘳。故十全至失四。祿秩之差。分爲五等也。先王之設醫之職也。恤人之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是以不錄其已瘳之生。而錄其不瘳之死。不啻爲後治之戒。亦愼之至矣。以其所視于醫之獨在其死生也。若其術之於工拙。惟在于處方。處方之能愜其脈證。是之爲得。不愜其脈證。是之爲失。得之無失爲工也。失而無得爲拙也。脈證不可不明矣。處方不可不愜矣。明之以仲景氏之規則。愜之以仲景氏之規則。醫之於務。惟在仲景氏之規則是審焉爾矣。夫藥之爲品也。古者概以爲四等。有大毒。有常毒。有小毒。有無毒。草木蟲石之外。五味五穀。亦任之於方。以從其宜。固不可一爲毒乎。周禮曰。以五味五穀五

藥養其病。此其不一于毒之故。不曰治而曰養。古之術爲然。然今之爲醫者。或代疾以毒。更藥以毒。以爲能盡百病。以歸死於命。謂死生之自在于彼。稽諸古昔。未嘗有如此者也。又有疑乎周禮以爲漢儒之僞撰也。縱令周禮可疑。距古不遠。而古言尙存。且其流本出于先王之道也。非醫之所可以議也。先王之道。御邦家之道也。醫之道。治疾病之道也。邦家之大。疾病之小。固異其倫。固不可混同也。若疑乎其言之不契于己。則奚翅周禮也。醫而議先王之道。非僭則妄矣。嗚呼。人之至重者。莫死生若焉。當其有疾。與之於藥。若不得其宜。不但其不瘳。甚則至于死。至此謂藥之不殺人而可乎。自古有藥殺。豈非藥之殺人乎。今夫中藥之毒。而煩亂困悶。謂之瞑眩。瞑眩之太甚。不得不至于死。故如巴豆甘遂附子之類。必因其強羸。有半錢一錢之分。此權其強壯羸弱。與病之輕重緩急。與藥之大小多少者也。不爾。或過或不及。詎得謂之術乎。醫之於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死生之係于醫也。豈可不愼焉哉。

三權

醫之臨術也。有三權焉。何謂三權乎。一曰體位。二曰病位。三曰藥位。體有強壯羸弱之分。病有輕重緩急之勢。藥有大小多少之略。各辨其位。以識之于躬而敵之。是之爲三權也。三權之相持而不愆。是之謂能執術也。仲

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于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于茲。不可不辨矣。若夫體之羸弱。而病之重且急。無乃危乎。病之重且急。而藥之小少。無乃不及乎。病之輕且緩。而藥之大多。無乃過乎。不及之與過者。其術之已失也。及其甚也。不度強壯羸弱。輕爲重。重爲輕。緩乎急。急乎緩。小大失宜。多少異處。豈其不忒乎。及其最甚也。或拘吐方。或泥下劑。拘吐方者。當汗必吐之。當下亦必吐之。泥下劑者。當汗必下之。當吐亦必下之。豈不乖乎。皆取之於己。而不辨三權者也。是以己雖誤之乎。不能自顧。人之愛死也。必歸之於命。嗟乎。誣之殊甚。惟其至于此乎。實己之由。盍自恥自悔。爲後治之戒乎。夫強壯羸弱之於分。輕重緩急之於勢。莫不隨其分之與其勢而制之。其何無大小多少之略也。若果拘泥乎一。則必有如割雞用牛刀者。此謂之過也。又必有似解牛用雞刀者。此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固非術也。是故體與病之位在彼。惟藥之位在我也。非辨我之與彼之位。以識之于躬而蔽之。何以相持而不忒乎哉。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于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于茲。則我將辨之以仲景氏之規則。規則之體于我。三權盡是我之有已。然後如牛刀之直解牛。雞刀之直割雞也已矣。又何取之於己。而拘泥乎一之爲。

仁術

後之業醫者，自許以仁術。曰我之救民之疾苦之著于今也。不類儒之閑然無事之邈乎古也。噫乎。何其言之謬且恣乎。此其視仁也。蓋取諸慈愛惻怛之心也。慈愛惻怛之心，固不足以盡仁矣。夫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固不可言於醫也。何則。先王之御邦家也。貫乎百爾者。特在于仁焉。無論乎慈愛惻怛之心。使人人各得其所。事乎其事。以安其心。以終其身也。惟仁之化爲然。及其化之及也。雨露之所降。舟車之所通。莫遠弗及焉。惟仁之化爲然。豈非其至廣至大之難言乎。故仁者合德與行之名也。雖德與行之名衆乎。莫有出于仁之上焉者也。又豈可言之於醫乎哉。醫藥之設。肇于先王。則其仁在于先王焉。而醫之所任。不在于仁。而在于其職焉。乃其於職也。猶百工之各以其事。以供上之用。以應下之需也。乃其於術也。亦不能無巧拙。於是分祿秩之差。以爲五等。此先王之制也。雖今之不似古之制。而祿秩之差。率從其巧拙。則近之矣。若其無官祿者。爲人治之疾。則人必報之以幣也。或賜祿。或受幣。食于其業則一也。故醫之食于業也。亦猶百工之食于事也。豈可獨私於仁。而緣飾己之小技乎哉。縱令辭其幣。施藥於四鄰。惟是一小惠。未足以煩仁之名也。而今不惟受其幣。而其稍菲薄。或怒而谷之。則惠之名。猶無有也。而況於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乎。醫之伍之於卜。謂爲小數小技。非必賤之也。蓋聖人之御邦家也。莫不

包裏焉。是以一技之蕞。舉以備數。醫亦與焉。皆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用。廣矣大矣。以此而觀乎彼。則何技之不小乎。此其所以謂爲小數小技也。醫之既爲我之任也。係人之命期。則研究之入於腹心。精覈之徹於骨髓。而後可以發之于其術矣。是之謂共天職也。然則醫之任于我。執大焉。故苟居業于此也。豈可小以自視。而賤夫天職乎哉。不可不愼矣。夫醫之任之係人之命期之重也。不在于仁焉。而在于天職焉。惟天職之愼。而研究精覈之務。夫然後庸與否。有命之在。知命而安焉。雖身爲賤業。無害乎爲君子矣。又民者君上之辭也。而非吾儕小人可呼之稱也。已儳業於醫。何免於民。既不免於民。呼人以民。可謂僭妄矣。故民者非對君上。則不可呼之稱也。因此而觀之。所謂仁術及救民。皆君上之事。而惟儒之所修。其不可言于醫也審矣。

古今方

方法之言古今也。建極於何之時。而爲古爲今乎。以今而視宋元之時。邈乎古矣。豈可以今言之哉。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而已矣。其於古也。雖有和緩俞跗文摯扁倉等。而其方法不傳。則何以建而爲之極乎。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獨作傷寒之論。以傳其方法。乃其所論也。不惟傷寒。而方法之具。莫正焉。方法之傳。莫古焉。既而其論定於仲景氏。而

其書出於仲景氏則古之於方法當委之于仲景氏建以爲極而已又局識之爲然後之言古方者或謂周官之遺篇或謂扁鵲之遺法此皆不委之於仲景氏強而識之者也豈非穿鑿之殊甚乎當西晉之時有王氏叔和其所著之脈經蓋出于其獨得之識也於仲景氏之術莫或大裨益惟其務於傷寒論而傳之於後世者此其功之偉者也當唐之時前有孫氏思邈後有王氏燾而孫之撰千金方王之纂外臺秘要方各設病門而傷寒爲一門者既非仲景氏之旨也是以雖博輯羣方而不獲其大要何以盡行之於今乎故二氏之於方法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善有不善先以獲仲景氏之旨爲本乃適于此而擇之也其擇在于仲景氏是爲其善者也不適于此而擇之也其擇在于己之私是爲其不善者也夫既擇之以其善者然後其可以行于今者僅不過十之一二乃取其一二以弘仲景氏之道則方法之莫不該備焉於是乎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二氏我乃呼以爲古不亦可乎至宋元之時有諸名家亦莫不皆祖述焉雖然率囿於素難不能踰短牆也而謂古不慊今遂還轅軛擧方法於我而擯攬舊轍於是乎歧爲二途仲景氏之術幾熄而專爲宋元之流我乃呼以爲今不亦可乎古今之不可妄言也建之極者爲然矣而今之爲宋元之流者動輒曰人之天稟有古今厚薄之差嗟嗟是何其言之謬乎夫雖古今異

乎。天地萬物。固無有古今。天地萬物。既無有古今。而獨人爲有古今厚薄之差者。最爲無謂矣。何則。人壽百歲。雖古實稀。故僅載之於史。或傳之於言。然則札瘥短折之人。果其無有乎。古何異于今也。雖今之漸及季衰。而百歲之人。果其無有乎。今何異于古也。豈獨人而有古今厚薄之差乎哉。可謂謬矣。雖然。姑從其說而論之。古之人之果厚。而今之人之果薄。方其有疾也。則治之以藥。藥也者。草木蟲石也。草木蟲石。亦與人同。受天地之氣。以生于其間。古今厚薄。亦惟從以移也。則古之人之厚也。必以古之藥。今之人之薄也。必以今之藥。古之所慨。而今何不慨乎。因此而觀之。人與疾。與藥。固不出于天地之外。而受之氣也。則古自古。今自今。厚自厚。薄自薄。無不從以移矣。豈取古之藥。而行于今之人乎哉。況於日月之繫。星辰之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彌乎萬古萬今。而不竣其政令焉乎。然則於人。亦無古今厚薄之差。可以知矣。惟其於天稟。不在于古今。而在于人人。人人之於厚薄。及其臨疾而行藥也。必從爲之酌量。此亦何有古今乎。然強爲古不慨今之說。不但詐庸愚。雖有識之人。殆誘其黠言。豈非妄誕之甚乎哉。若及近世。好古之士頗多。而無不熟西漢以上之書。不翅儒術再闢榛棘。醫亦幸得復古之時。及仲景氏之術。於是唱古之方術於本邦者。先有丹水先生。而繼起者。爲艮山先生。此其嚆矢也。而繼之者。爲秀菴先生。

各有著作。而行于世。然於仲景氏之書。則有所未盡矣。又繼而起者。有若一閑齋先生。有若東洋先生。有若東洞先生。亦各雄于當世者也。然於仲景氏之書。則猶有所未盡矣。獨如東洞先生。則張識於扁鵲。而睥睨於仲景。一術於掌握。以屛議論之諠。不欲輕薄之譽。不屑睚眦之毀。先生之於業。可謂達矣。於先生則既達矣。後進之受其業者。恐不達其所達也。世有稱古方家者。特取方於仲景氏。如其脈證。則不必從仲景氏也。因試問之。則曰。此經驗之方。且曰。仲景本非聖人也。何其無缺遺矣。後世謂爲醫之聖。不亦謬乎。如其傷寒論。則自好方技之篤。隨得而所筆。固不足以爲規則。醫之於術。方而已矣。察其證以處之方。則在于我也。何拘仲景之脈證之爲也。且今之病疾者。能極其脈證者固少。若拘于此。則其鮮不失乎。故度其宜以處之。此我之術也。嗟此何言與。嗟此何言與。夫如此。則醫之於術。不在于古。而在于我也。其在于古者。特方而已。特取其方。而擅於己則果不能出于宋元諸氏之上也。豈足以古稱之哉。夫方法之能得其要領。而詳悉莫所不至者。孰若仲景氏也。如宋元諸氏。則其纖密踰于仲景氏。頗陷于鑿空。此失之於深者也。如所謂古方家。則惡夫鑿空。途馳于疎漏。此失之於淺者也。欲以此而盡於百病。不可得也。術之將窮乎。於是病者以其治驗之終不能如其言。致咎於醫。醫則以其服醫之不遂從其指揮。

歸罪於病者。其相責也若此、而不知其是非也、此惡能勝宋元之旒而上之哉。要之如宋元之旒。則猶遠乎害。以其失於深也。如古方家、則殆近乎害。以其失於淺也。深之與淺。兩不得其中、能得其中者、莫如仲景氏焉、故仲景氏之脈證。不可不循者也。豈特取其方而已哉。且其所謂經驗者、在其始也。將何之據乎。又將試以己之妄乎。此芥蔕其人也、仲景氏既論脈證。以爲規則焉。而去其規則。從己之經驗也。然己之經驗。本由于仲景氏、而不由于己。此不信仲景氏之規則。而信己之妄者也、若必以經驗言之則或載于書。或傳于人者。何方之非經驗也、夫疾病之似而類者。固不少矣。故其於方法。不滯於一。又不眩於百。此之爲要也。若其脈證之既移也不可不從以轉焉。然因循不轉。及其脈證之既大移。而己之處方。愈遂不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何隨以轉之爲。有特操者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滯於一乎、脈證之未移也。不可不從其舊焉。然己處之方。則數轉不處、朝轉而夕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不可不隨以制之、臨機應變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眩於百乎。及其最甚者。則逮二三之主方、而加減以施於百病、自謂醫之術盡于此矣。此其方之與加減。皆自乎己者也。疾病之於情狀、有止于一焉者、有之于二三焉者。以其之于二三焉者而一之。則不可也、以其止于一焉者而二三之、亦不可也。彼亦一不可、此亦一不可、於其不

得其要則一也。欲得其要。則莫若循仲景氏之規則焉。乃其於規則也。有不必兼治。而分治各證者。有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者。有一方而二三其脈證者。有證相類而方不相類者。有藥多而證少者。有證多而藥少者。凡是皆仲景氏之所以能極其變化。能致其妙用。使後人據以行之者也。豈非規則哉。不可不循焉。夫疾有形。而方無形。故方有移。而隨其疾之形。以爲之制也。故方有形。則不足以制矣。若有經驗之披于意。則方先疾而有形。方既有形。則疾無形矣。聞無形之能制有形。不聞有形之能制無形。是故其似而類者之多。雖既驗于彼。而未必驗于此也。方本無有善否。能得其宜。則皆善矣。是故雖不驗于彼。而又驗于此矣。此經驗之不足貴也。而方豈有善否哉。夫雖仲景氏之非聖人乎。方法之肇于此。而吾儕之據于此。則於我乎不得不尊奉。既尊奉之。則不得不竊比諸聖人。竊比諸聖人。不敢侵先王之尊。假微于我之醫。則誰敢爲彊僭哉。且視傷寒論。方彙之不如。是皆窺仲景氏之輕忽。未始信其書。是以不能貫會終始。截取其意之所應。至其所不應。則必罪叔和。曰此必渠之所攙入。以塗竄之。欲罪叔和之意。先翳膜其目。是以仲景氏之所要論。亦或塗竄以斥之。不辨其所論之脈證。卽爲規則。去其規則。特取其方。豈不亦妄乎。脈證本也。處方末也。去本而取末。是以忽看藥味。而推之於理。謂方有某某之藥。宜治

某某之證。此其妄之始也。既配每藥於每證而不厭。加之以加減。此其妄之終也。是所謂無寸之尺。無星之稱已。惡識仲景氏之規則哉。大抵古人之舉事以述義也。撰其可以規則于後來者。編之於書。以傳焉而已。豈若後之專貪名利之比哉。不可不信矣。孟軻氏有言云。盡信書。不若無書。此惟疑尙書之言之侈已。非博斥書籍之言也。觀下文顯曰。於武成取二三策。可以見矣。後人誤以爲博斥書籍者也。設令博斥書籍。我則反孟軻氏。憍然而更曰。不盡信書。不若無書。嗚呼難哉。生于今之時。而明於古之術也。若不信其書。將何之信乎。我之于仲景氏。雖未能盡明其義。以行其術于今乎。獨信其書。而不疑者也。且其不稱仲景氏之流。而稱古方家者。豈亦有所忌耶。無論其取之於仲景氏。他雜取諸氏之方法。則獨稱仲景氏之流。此似有所支矣。故博稱古方家。以遁乎辭而已。此豈其所以不稱仲景氏之流耶。夫方法之有古今也。歧爲二途者。如前所辨矣。於是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孫王二氏。則古之於方法。莫不概備焉。雖然。疾病之變態百出。不可得而窮詰也。雖宋元諸氏之途還轅軏。擅攬舊轍乎。非全無一二之所得矣。乃取其所得。以應夫變態百出。則亦足以博吾之術。豈不亦愉快哉。醫之爲術。雖固多端。而自有要領矣。故不求其多端於遠。而求要領於邇。是之謂善擇也。既善擇而善行于今。則又何言古今哉。雖然。有

本而有末。有古而有今。本不立。則末必紊。不識古。則焉辨今。方法之肇于仲景氏也。建極于此。以識乎古。能識乎古。體之於我。則我後於宋元。而能辨其爲今。然後擇之以古。以古御今。則今猶古乎。夫既辨今之在于識古。則古今何不言也。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矣。是之謂本立而末不紊也。方法之言古今也。以其必驗于疾爲要矣。有迂闊者。有捷徑者。有迂闊而捷徑者。有捷徑而迂闊者。故不可不善擇焉。然後言無古今。何爲不可乎。亦惟在其人。亦惟在其人矣。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我於吾之術亦云。苟不有忠信之質。則烏能盡仲景氏之術矣乎哉。不可不愼焉。